

封神演義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17842 |
| 冊數 | 20 (2) | |
| 函號 | 附 | 1 3 |



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卷之二

鍾山逸叟許仲琳編輯

金閻載陽舒文淵梓行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詩曰

紂王無道殺忠賢。

酷慘奇冤觸上天。

俠烈盡隨灰燼滅。

妖氛偏向禁宮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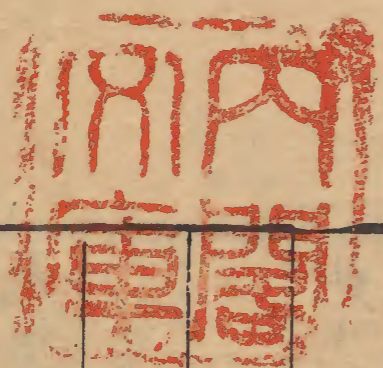
朝歌艷曲飛檀板。

暮宴龍涎吐碧烟。

取次催殘黃耆散。

孤魂無計返家園。

話說紂王見驚壞了妲己。荒忙無措。即傳旨令侍御



官將此寶劍立刻焚毀。不知此劍莫非松樹削成。經不得火。立時焚盡。侍御官回旨。妲己見焚了此劍。妖光復長。依舊精神。正是有詩爲証。詩曰。

火焚寶劍智何庸。

妖氣依然透九重。

可惜商都成畫餅。

五更殘月曉霜濃。

妲己依舊侍君。擺宴在宮中歡飲。且說此時雲中子尚不會回終南山。還在朝歌。忽見妖光復起。冲照宮闈。雲中子點首嘆曰。我只欲以此劍鎮滅妖氛。稍延成湯脉絡。孰知大數已然。將我此劍焚毀。一則是成湯合滅。二則是周國當興。三則神仙遭逢大劫。四則

此老不濟多了
三家做
事不
昔又把
一箇粒
元鏡送
去從來
不弄做
事的定
是拖泥
帶水

姜子牙合受人間富貴。五則有諸神欲討封號。罷罷。也是貧道下山一場。留下二十四字。以驗後人。雲中子取文方四寶。留筆跡在司天臺。杜太師照牆上

詩曰。

妖氛穢亂宮庭。

聖德播揚西上。

要知血染朝歌。

戊午歲中甲子。

雲中子題罷。逕回終南山去了。且言朝歌百姓見道人在照牆上吟詩。俱來看念。不解其意。人煙擁擠。聚積不散。正看之間。只見太師杜元銑回朝。只見許多人圍遶府前。兩邊侍縱人喝開。太師問甚麼事。官府

門役稟老爺有一道人在照牆上吟詩。故此衆人來看。杜太師在馬上看見是二十四字。其意頗深。一時難解。命門役將水洗了。太師進府將二十四字。細細推詳。窮究幽微。終是莫解。暗想此必是前日進朝獻劍道人說妖氣旋繞宮闈。此事到有些着落。連日我夜觀乾象。見妖氣日盛。旋繞禁闈。定有不祥。故留此鈴記。目今天子荒淫。不理朝政。權奸蠱惑。天愁民怨。眼見興衰。我等受先帝重恩。安忍坐視。見朝中文武。箇箇樵思。人人危懼。不若乘此具一本章。力諫天子。盡其臣節。非是買直沽名。實爲國家治亂。杜元銑當

夜脩成疏章。次日至文書房。不知是何人看本。今日却是首相商容。元銑大喜。上前見禮。叫曰。老丞相昨夜元銑觀司天台妖氛。累貫深宮。災殃立見。天下事可知矣。主上國政不修。朝綱不理。朝歡暮樂。荒淫酒色。宗廟社稷所關。治亂所繫。非同小可。豈得坐視。今特具諫章。上于天子。感勞丞相將此本轉達天庭。丞相意下如何。商容聽言曰。太師既有本章。老夫豈有坐視之理。只連日天子不御殿庭。難於面奏。今日老夫與太師進內庭。見駕面奏何如。商容進九間大殿。過龍德殿。顯慶殿。嘉善殿。再過分宮樓。商容見奉御

官奉御官口稱老丞相壽仙宮乃禁闈所在。聖躬寢室。外臣不得進此。商容曰我豈不知。你與我啟奏。商容候旨。奉御官進宮啟奏。首相商容候旨。王曰。商容何事。進內見朕。但他雖是外官。乃三世之老臣也。可以進見。命宣商容進宮口稱陛下。俯伏階前。王曰。丞相有甚緊急奏章。特進宮中見朕。商容啟奏。執掌司天元首官杜元銑。昨夜觀乾象。見妖氣照籠金闕。災殃立見。元銑乃三世之老臣。陛下之股肱。不忍坐視。且陛下何事。日不設朝。不理國事。端坐深宮。使百官日夜憂思。今臣等不避斧鉞之誅。干冒天威。非爲沾直。乞垂天聽。將本獻上兩邊侍御官。接本在案。紆枉展開觀看。

具疏。臣執掌司天台官杜元銑。奏爲保國安民。靖魃除妖。以隆宗社事。臣聞國家將興。禎祥必現。國家將亡。妖孽必生。臣元銑夜觀乾象。見怪霧不祥。妖光遶於內殿。慘氣籠罩深宮。陛下前日躬臨大殿。有終南山雲中子。見妖氛貫於宮闈。特進木劍。鎮壓妖魃。聞陛下火焚木劍。不聽大賢之言。致使妖氛復成。日盛一日。冲霄貫斗。禍患不小。臣切思自蘇護進貴人之後。陛下朝綱無紀。御案生塵。丹

俱見忠
懇

封神演義 卷之二

墀下百草生芽。御堦前苔痕長綠。朝政紊亂。百官失望。臣等難近天顏。陛下貪戀美色。日夕歡娛。君臣不會。如雲蔽日。何日得覩歌喜起之隆。再見太平天日也。臣不避斧鉞。冒死上言。稍盡臣節。如果臣言不謬。望陛下早下御音。速賜施行。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疏以聞。

紂主看畢。自思言之甚善。只因本中。具有雲中子。除妖之事。前日幾乎把蘇美人顯喪性命。托天庇佑。焚劍方安。今日又言妖氛。在宮闈之地。紂王回首問妲己曰。杜元銑上書。又提妖魅相侵。此言果是何故。妲

愚言逆
軍

己上前。跪而奏曰。前日雲中子。乃方上術士。假捏妖言。蔽惑聖聰。搖亂萬民。此是妖言亂國。今杜元銑又假此為題。皆是朋黨惑眾。駕言生事。百姓至愚。一聽此妖言。不慌者自慌。不亂者自亂。致使百姓遑遑。莫能自安。自然生亂。究其始。皆自此無稽之言惑之也。故凡妖言惑眾者。殺無赦。紂王曰。美人言之極當。傳朕旨意。把杜元銑梟首示眾。以戒妖言。首相商容曰。陛下此事不可。元銑乃三世老臣。素秉忠良。真心為國。瀝血披肝。無非朝懷報主之恩。暮思酬君之德。一片苦心。不得已而言之。况且職受司天。驗照吉凶。若

封神演義 卷之二

五

按而不奏。恐百司叅論。今以直諫。陛下反賜其死。元銑雖死不辭。以命報君。就歸冥下。自分得其死所。只恐四百文武之中。各有不平。元銑無辜受戮。望陛下原其忠心。憐而赦之。王曰。丞相不知。若不斬元銑。誣言終無已時。致令百姓遑遑。無有寧宇矣。商容欲待再諫。曾奈紂王不從。令奉御官送商容出宮。奉御官過令而行。商容不得已。只得出來。及到文書房。見杜太師何候命下。不知有殺身之禍。旨意已下。杜元銑妖言惑衆。拿下梟首。以正國法。奉御官宣讀駕帖畢。不由分說。將杜元銑摘去衣服。繩纏索綁。拿出午門。方至九龍橋。只見一位大夫。身穿大紅袍。乃梅柏也。柏見杜大師。綁縛而來。向前問曰。太師何故罪如此。元銑曰。天子失政。吾等上本內庭。言妖氣纍貫于宮中。灾星立變於天下。首相轉達。有犯天顏。君賜臣死。不敢違旨。梅先生功名二字。化作灰塵。數載丹心。竟成冰冷。梅柏聽言。兩邊的且住了。竟至九龍橋邊。適逢首相商容。梅柏曰。請問丞相。杜太師有何罪犯君。特賜其死。商容曰。元銑本章。實爲朝廷。因妖氛遶于禁闕。怪氣照于宮闈。當今聽蘇美人之言。坐以妖言惑衆。驚慌萬民之罪。老夫苦諫。天子不從。如之奈何。

梅栢之
言自是
商容罪
案

梅栢聽罷。只氣得五靈神暴燥。三昧火燒胃。老丞相
燮理陰陽。調和鼎鼐。奸者卽斬。佞者卽誅。賢者卽薦。
能者卽褒。君正而首相無言。君不正以直言諫主。今
天子無辜。而殺大臣。似丞相這等。鉗口不言。委之無
奈。是重一己之功名。輕朝內之股肱。怕死貪生。愛血
肉之微軀。惧君王之刑典。皆非丞相之所爲也。叫兩
邊且住了。待我與丞相面君。梅栢携商容過大殿。逕
進內庭。栢乃外官。及至壽仙宮門首。便自俯伏。奉御
官啟奏。商容梅栢候旨。王曰。商容乃三世之老。臣進
內。可赦梅栢。擅進內廷。不尊國法。傳旨宣商容在前。

梅栢隨後進宮俯伏。王問曰。二卿有何奏章。梅栢口
稱陛下。臣梅栢具疏。杜元銑何事于犯國法。致于賜
死。王曰。杜元銑與方士通謀。架捏妖言。搖惑軍民。播
亂朝政。污讟朝廷。身爲大臣。不思報本酬恩。而反詐
言妖魅。蒙蔽欺君。律法當誅。除奸勦佞。不爲過耳。梅
栢聽紂王之言。不覺勵聲奏曰。臣聞堯王治天下。應
天而順人。言聽于文官。計從于武將。一日一朝。共談
安民治國之道。去讒遠色。共樂太平。今陛下半載不
朝。樂於深宮。朝朝飲宴。夜夜歡娛。不理朝政。不容諫
言。臣聞君如腹心。臣如手足。心正則手足正。心不正

激烈

則手足歪邪。古語有云。臣正君邪。國患難治。杜元銑
世之忠良。陛下若斬元銑。而廢先王之大臣。聽
艷妃之言。有傷國家之樑棟。臣願主公赦杜元銑毫
末之生。使文武仰聖君之大德。紂王聽言。梅栢與元
銑一黨。違法進宮。不分內外。本當與元銑一例典刑。
奈前侍朕有勞。幸免其罪。削其上大夫。永不序用。梅
栢囁聲大言曰。昏君聽妲己之言。失君臣之義。今斬
元銑。豈是斬元銑。寔斬朝歌萬民。今罷梅栢之職。輕
如灰塵。這何足惜。但不忍成湯數百年基業。喪于昏
君之手。今聞太師北征。朝綱無統。百事混淆。昏君日
于讒佞之臣。左右蔽惑。於妲己在深宮。日夜荒淫。眼
見天下變亂。臣無面見先帝於黃壤也。紂王大怒。着
奉御官。把梅栢拿下去。用金瓜擊頂。兩邊纔待動手。
妲己曰。妾有奏章。王曰。美人有何奏朕。妾啟。主公。人
臣立殿。張眉豎目。詈語侮君。大逆不道。亂倫反常。非
一死可贖者也。且將梅栢權禁囹圄。妾治一刑。杜狡
臣之瀆奏。除邪言之亂。正紂王問曰。此刑何樣。妲己
曰。此刑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
成。如銅柱一般。裡邊用炭火燒紅。却將妖言惑眾。利
口誨君。不尊法度。無事妄生諫章。與諸般違法者。選

剝官服。將鉄索纏身。裹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更烟盡骨消。盡成灰燼。以刑名曰炮烙。若無此酷刑。奸猾之臣。沽名之輩。盡玩弄法紀。皆不知做懼。紂王曰。美人之法。可謂盡善盡美。卽命傳旨。將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妖言。將梅栢禁於囹圄。又傳旨。意照樣造炮烙刑具。限作速完成。首相商容。觀紂王將行無道。任信妲己。竟造炮烙。在壽仙宮前。嘆曰。今觀天下大事去矣。只是成湯懋敬厥德。一片小心。承天永命。豈知傳至當今天子。一但無道。眼見七廟不守。社稷坵墟。我何忍見。又聽妲己造炮烙之刑。商容

俯伏奏曰。臣啟陛下。天下大事以定。國家萬事康寧。老臣衰朽。不堪重任。恐失於顛倒。得罪於陛下。懇乞念臣侍君三世。數載揆席。實愧素殮。陛下雖不卽賜罷斥。其如臣之庸老。何望陛下。赦臣之殘軀。放歸田里。得舍煦哺腹。于光天之下。皆陛下所賜之餘年也。紂王見商容辭官。不居相位。王慰勞曰。卿雖暮年。尚自矍鑠。無奈卿苦苦固辭。但卿朝綱勞苦。數載慇懃。朕甚不忍。卽命隨侍官。傳朕旨意。點文官二員。四表禮。送卿榮歸故里。俯著本地方官。不時存問。商容謝恩出朝。不一時。百官俱知。首相商容致政榮歸。各來

以一去
而寒青
吾恐其
後矣

遠送。當有黃飛虎北微子。箕子。微子。啟。微子衍。各官俱在十里長亭。餞別商容。見百官在長亭等候。只得下馬。只見七位親王。把手一舉。老丞相。今日固是榮歸。你為一國元老。如何下得這般毒意。就把成湯社稷。拋棄一旁。揚鞭而去。於心安乎。商容泣而言曰。列位殿下。眾位先生。商容縱粉骨碎身。難報國恩。這一死何足為惜。而偷安苟免。今天子信任姐已。無端造惡。製造炮烙酷刑。拒諫殺忠。商容立諫不聽。又不能挽回聖意。不日天愁民怨。禍亂自生。商容進不足以輔君。死適足以彰過。不得已讓位待罪。俟賢才俊彥。

大展經綸以救禍亂。此容本心。非敢遠君而先身謀也。列位殿下。所賜商容。立飲一杯。此別料還有會期。乃持杯作詩一首。以誌後會之期。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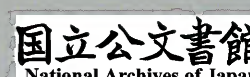
蒙君十里送歸程。把酒長亭淚已傾。

回首天顏成隔世。歸來歎祝祝神京。

丹心難化龍逢血。赤日空消夏桀名。

幾度話來多悒快。何年重訴別離情。

商容作詩已畢。百官無不洒淚而別。商容上馬前去。各官俱進朝歌。不表。話言紂王在宮歡樂。朝政荒亂。不一日。監造炮烙官。啟奏功完。紂王大悅。問姐已曰。



銅柱造完。如何處置。妲己命取來過目。監造官將炮烙銅柱推來。黃澄澄的高二丈。圓八尺。三層火門。下有二滾盤。推動好行。紂王觀之。指妲己而咲曰。美人神傳秘授奇法。其治世之寶。待朕明日臨朝。先將梅栢炮烙殿前。使百官知懼。自不敢阻撓新法。章犢煩擾。一宿不提。次日紂王設朝。鐘鼓齊鳴。聚兩班文武。朝賀已畢。武成王黃飛虎見殿東二十根大銅柱。不知此物新設何用。王曰。傳旨把梅栢拿出。執殿官去拿梅栢。紂王命把炮烙銅柱推來。將三層火門用炭架起。又用巨扇煽那炭火把一根銅柱子燒的通紅。衆官不知其故。午門官啟奏。梅栢已至午門。王曰。拿來。兩班文武看梅栢垢面蓬頭。身穿稿素。上殿跪下。口稱臣梅栢。參見陛下。紂王曰。匹夫你看看此物。是甚麼東西。梅大夫觀看。不知此物。對曰。臣不知此物。紂王咲曰。你只知內殿侮君。仗你利口誣言。毀罵朕躬。治此新刑。名曰炮烙。匹夫今日九間殿前。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使狂妄之徒。如侮謗人君者。以梅栢爲例耳。梅栢聽言。大叫罵曰。昏君。梅栢死輕如鴻毛。有何惜哉。我梅栢官居上大夫。三朝舊臣。今得何罪。遭於慘刑。只是可憐成湯天下。喪於昏君之手。久以

慘甚毒
甚一何
喪心至
此

後將何面目見汝之先王耳。紂王大怒，將梅栢剥去衣服，赤身將鐵索綁縛其手足，抱住銅柱，可憐梅栢大叫一聲，其氣已絕。只見九間殿上，烙得皮膚筋骨臭不可聞。不一時化為灰燼，可憐一片忠心，半生赤胆，直言諫君，遭此慘禍，正是一點丹心歸大海，芳名留得萬年揚。後人看此，有詩嘆曰：

血肉殘軀盡化灰，丹心耿耿燭三台。
生平正直無偏黨，死後英魂亦壯哉。
烈焰俱隨亡國盡，芳名多傍史官裁。
可憐太白懸旗日，怎似先生嘆雋才。

話說紂王將梅栢炮烙，在九間大殿之前，阻塞忠良，諫諍之口。以為新刑稀奇，但不知兩班文武，觀見此刑，梅栢慘死，無不恐懼。人人有退縮之心，個個有不為官之意。紂王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眾大臣俱至午門外，內有微子、箕子、比干。對武成王、黃飛虎曰：天下荒荒，北海動搖，聞太師為國遠征，不意天子任信妲己，造此炮烙之刑，殘害忠良。若使播揚四方，天下諸侯聞知，如之奈何？黃飛虎聞言，將五柳長鬚，捩在手內，大怒曰：三位殿下，據我未將看將起來，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是紂王江山。炮烙的是成湯社

此伊是
國威大
臣如何
炮烙梅
栢默然
不言俱
有責焉
退而後
言何益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此乃亡國之兆。不出數年。必有禍亂。我等豈忍坐視敗亡之理。衆官俱各各嗟嘆而散。各歸府宅。且言紂王回宮。妲己迎接聖駕。紂王下輦。携妲己手而言曰。美人妙策。朕今日殿前炮烙了梅栢。使衆臣俱不敢出頭強諫。鉗口結舌。唯唯而退。是此炮烙乃治國之奇寶也。傳旨設宴。與美人賀功。其時笙簧雜奏。簫管齊鳴。紂王與妲己在壽仙宮。百般作樂。無限歡娛。不覺蔗樓鼓角二更。樂聲不息。在

又是勾
魂帖子

陣風將此樂音。送到中宮。姜皇后尚未寢。只聽樂聲聒耳。問左右官人。這時候那裡作樂。兩邊官人啟娘。這是壽仙宮。蘇美人與天子飲晏未散。姜皇后嘆曰。昨聞天子信妲己造炮烙。殘害梅栢。慘不可言。我想這賤人。蠱惑聖聰。引誘人君。肆行不道。卽命乘輦。待我往壽仙宮走一遭。看官此一去。未免有娥眉見妬之意。只怕是非從此起。災禍目前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總批 忠諫殺身古今不止一人。若梅大夫以炮烙捐軀。渾身骨化形消。其受禍更慘。更烈。俚云。

最毒婦人心。姐已固無足論。紂王竟化之作
忍心人。嗣是更慘更毒。正所謂習以性成。獨
怪近日鬚眉男子。皆化爲繞指柔。而柔顏巽
順。先意逢迎。若不見其慘毒。較之姐已。紂王
顯惡。稍不肖。人以是少恕之。子曰。否。當彼之
曲意權貴時。冷挑熱挽。井中下石。朋比作仇。
殺人未嘗不毒。不慘。此之謂真陰毒。此之爲
真婦人。何也。彼陰可以借劍殺人。陽可望風
行止。甚致乘機卸担。此輩之惡。更甚殷紂。姐
已。公論當入無間獄。

又批。第後來仙佛之流。乃超出煩惱場中。逍遙清虛
之府。任他桑田滄海。斗換星移。都無罣礙。這
紂雲中子。不守清規。突然多事。引起事端。妖怪
月滅不成。就索罷了。又題甚麼詩。送了箇社元
養銑。因杜元銑。又惹得箇梅栢慘死。致紂王有
滅炮烙諫臣之名。逐節生出事來。把商家一箇
而言。姜天下送了。究其始。皆此老不寧耐多事起。心
已欲安。經所以欲觀自在。故煩惱恐怖罣礙色相俱
忘。真是養心妙諦。

志真長養心煉精。壽正所請習以性成。
 雖以以燔燔自非。姑飲飲惡神聖。爾身昧與
 天下幾了。突其欲皆此家不寧。極多事步。心
 欲欲藉引之。不遂。曾坐出。事來。味商。客一。前
 趁因林示。趁又。蒸。皆。商。請。許。以。類。以。王。亦
 越。不。如。奴。索。羅。了。又。涉。其。想。黃。幾。了。商。以。示
 雲中子。不守。散。財。突。然。多。事。極。步。事。請。以。到
 之。以。升。此。桑。田。命。到。半。時。呈。送。潛。無。聖。靈。豈
 又。此。對。來。山。將。之。流。氏。步。出。承。謝。中。世。豈。豈。豈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詩曰

紂王無道樂溫柔。日夜宣淫興未休。

月色已西重進酒。清歌纔罷奏箜篌。

養成讒虐三綱絕。釀就醜戕萬姓愁。

諷諫難回流下性。至今餘恨鎖西樓。

話言姜皇后聽得音樂之聲。問左右知是紂王於妲
 已飲宴。不覺點首歎曰。天子荒淫。萬民失業。此取亂
 之道。昨外臣諫諍。竟遭慘死。此事如何是好。眼見成
 湯天下變更。我身為皇后。豈有坐視之理。姜皇后乘

輦兩邊排列宮人。紅燈閃灼。簇擁而來。前至壽仙宮。侍駕官啟奏。姜娘娘已到宮門。候旨。紂王更深帶酒醉眼眸斜。蘇美人你當去接梓童。妲己領旨出宮迎接蘇氏。見皇后行禮。皇后賜以平身。妲己引導。姜皇后至殿前行禮畢。紂王曰。命左右設坐。請梓童坐。姜皇后謝恩。坐于右首。看官那姜后。乃紂王元配。妲己乃美人。坐不得。侍立一旁。紂王與正宮把盞。王曰。梓童今到壽仙宮。乃朕喜幸。命妲己美人。著宮娥絲拍。輕敲檀板。美人自歌舞一回。與梓童賞玩。其時絲拍輕敲檀板。妲己歌舞起來。但見。

霓裳擺動。綉帶飄揚。輕輕裙捲不沾塵。嫋嫋腰肢風折柳。歌喉嘹亮。由如月裡奏仙音。一點硃唇。却似櫻桃逢雨濕。尖纖十指。愧如春筍一般同。杏臉桃腮。好相牡丹初綻蕊。正是瓊瑤玉宇神仙降。不亞嫦娥下世間。

妲己腰肢嫋娜。歌韻輕柔。好似輕雲。領上搖風。嫩柳池塘拂水。只見絲拍。與兩邊侍兒喝采。跪下齊稱萬歲。姜皇后正眼也不看。但以眼觀鼻。鼻叩於心。忽然紂王看見姜后如此。帶咲問曰。御妻光陰瞬息。歲月如流。景致無多。正宜當此取樂。如妲己之歌舞。乃天

也太板
了所以
取殺

上奇觀。人間少有的。可謂真寶。御妻何無喜悅之色。正顏不觀何也。姜皇后就此出席。跪而奏曰。如姐已歌舞。豈足稀奇也。不足真寶。紂王曰。此樂非奇寶。何以爲奇寶也。姜后曰。妾聞人君有道。賤貨而貴德。去讒而遠色。此人君自省之寶也。若所謂天有寶。日月星辰。地有寶。五穀園林。國有寶。忠臣良將。家有寶。孝子賢孫。此四者。乃天地國家所有之寶也。如陛下荒淫酒色。徵歌逐技。窮奢極欲。聽讒信佞。殘殺忠良。驅逐正士。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惟以婦言是用。此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此爲寶。乃傾家喪國之寶也。妾願

此一段理直言順。固是金石。但不可對昏君敗子言說。此所以

陛下。改過弗吝。聿修厥德。親師保。遠女寺。立綱持紀。毋事宴遊。毋沉酣於酒。毋怠荒於色。日勤政事。弗自滿暇。庶幾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望太平矣。妾乃女流。不識忌諱。妄干天聽。願陛下痛改前愆。力賜施行。妾不勝幸甚。天下幸甚。姜皇后奏罷。辭謝畢。上輦還宮。且言紂王。以是酒醉。聽姜皇后一番言語。十分怒色。這賤人不識抬舉。朕着美人歌舞一回。與他取樂玩賞。反被他言三語四。許多說話。若不是正宮。用金瓜擊死。方消我恨。好懊惱人也。此時三更已盡。紂王酒已醉了。叫美人。方纔朕躬着惱。再舞一回與

朕解悶。姐已跪下奏曰：妾身從今再不敢歌舞。王曰：爲何？姐已曰：姜皇后深責妾身，此歌舞乃傾家喪國之物。况皇后所見甚正，妾身蒙聖恩寵眷，不敢暫離左右。倘娘娘傳出宮闈，道賤妾盡惑聖聰，引誘天子，不行仁政，便外庭諸臣持此督責，妾雖拔髮不足償其罪矣。言罷淚下如雨。紂王聽罷大怒曰：美人只管侍朕，明日便瘠了賤人，立你爲皇后。朕自做主。美人勸憂，姐已謝恩。復傳奏樂飲酒，不分晝夜，不表。一日朔望之辰，姜皇后在中宮，各宮嬪妃朝賀。皇后西宮黃貴妃，乃黃飛虎之妹，馨慶宮楊貴妃，俱在正宮。只

這也多
了此番
禍根自
而伏君
子所以
忌疾惡
太嚴也

見宮人來報，壽仙宮蘇姐已候旨。皇后傳宣，姐已進宮。見姜皇后昇寶座，黃貴妃在左，楊貴妃在右。姐已進宮朝拜已畢，姜皇后特賜美人平身。姐已侍立一旁。二貴妃問曰：這就是蘇美人？姜后曰：正是。因對蘇氏責曰：天子在壽仙宮，無分晝夜，宣淫作樂，不理朝政，法紀混淆，你並無一言規諫，迷惑天子，朝歌暮舞，沉湎酒色，拒諫殺忠，壞成湯之大典，悞國家之安危，是皆汝之作俑也。從今如不悛改，引君當道，仍前肆無忌憚，定以中宮之法處之。且退。姐已忍氣吞聲，拜謝出宮。滿面羞愧，悶悶回宮。時有絲絹接住姐已，口

稱娘娘。姐已進宮。坐在綉墀之上。長吁一聲。鯨捐曰。娘娘今日。朝正宮而回。為何短歎長吁。姐已切齒曰。我乃天子之寵妃。姜后自恃元配。對黃楊二貴妃。耻辱我。不堪。此恨如何不報。鯨捐曰。主公前日。親許娘娘為正宮。何愁不能報復。姐已曰。雖然。但姜后現在。如何做得。必得一奇計。害了姜后。方得妥貼。不然百官也不服。依舊諫諍不寧。怎得安然。你有何計可行。其福亦自不淺。鯨捐對曰。我等俱係女流。况奴婢不過一侍婢耳。有甚深謀遠慮。依奴婢之意。不若召一外臣。計議方妥。姐已沉吟半晌曰。外官如何召得進來。况且耳目甚眾。又非心腹之人。如何使得。鯨捐曰。明日天子幸御園。娘娘暗傳懿旨。宣召中諫大夫。費仲到宮。待奴婢分付他。定一妙計。若害了姜皇后。許他官居顯任。爵祿加增。他素有才名。自當用心。萬無一失。姐已曰。此計雖妙。恐彼不肯奈何。鯨捐曰。此人亦係主公寵臣。言聽計從。况娘娘進宮。也是他舉薦。奴婢知他必肯盡力。姐已大喜。那日紂王幸御花園。鯨捐暗傳懿旨。把費仲宣至壽仙宮。費仲在宮門外。只見鯨捐。出宮問曰。費大夫。娘娘有密書一封。你拿出去自拆。觀其機密。不可漏泄。若成事之後。蘇娘娘

天下事
人抵如
此奸惡
若必有
奸惡之
助

決不負大夫。宜速不宜遲。蘇拍道罷進宮去了。費仲接書。急出午門。到於本宅。至祕室開拆觀看。乃姐已教我設謀。害姜皇后的重情。看罷沉思憂懼。我想起來。姜皇后乃主上元配。他的父親。乃東伯侯。姜桓楚鎮於東魯。雄兵百萬。麾下大將千員。長子姜文煥。又勇貫三軍。力敵萬夫。怎的惹得他。若有差訛。其害非小。若遲疑不行。他又是天子寵妃。那日他若讐恨。或枕邊密語。或酒後讒言。吾死無葬身之地矣。心下躊躕。坐臥不安。如芒刺背。沉思終日。併無一籌可展。半策可施。廳前走到廳後。神魂顛倒。如醉如痴。坐任廳上。正納悶間。只見一人。身長丈四。膀濶三停。壯而且勇。走將過去。費仲問曰。是甚麼人。那人忙向前叩頭。曰。小的是姜環。費仲聞說。便問。你在我府中幾年了。姜環曰。小的來時。離東魯。到老爺臺下。五年了。蒙老爺一向擡舉。恩德如山。無門可報。適纔不知老爺。悶坐。有失迴避。望老爺恕罪。費仲一見此人。計上心來。便叫。你且起來。我有事用你。不知你肯用心去做。你的富貴。亦自不小。姜環曰。若老爺分付。安敢不努力前去。况小的受老爺知遇之恩。便使小的。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費仲大喜曰。我終日沉思。無計可施。誰知

却在。你。身。上。若。事。成。之。後。不。失。金。帶。垂。腰。其。福。應。自。不。淺。姜。環。曰。小。的。怎。敢。望。此。求。老。爺。分。付。小。人。領。命。費。仲。付。姜。環。耳。上。這。般。這。般。如。此。如。此。若。此。計。成。你。我。有。無。窮。富。貴。切。莫。漏。泄。其。禍。非。同。小。可。姜。環。點。頭。領。計。去。了。這。正。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有。詩。爲。証。詩。曰。

姜后忠賢報主難。

孰知平地起波瀾。

可憐數載鴛鴦夢。

取次凋殘不忍看。

話說費仲密密將計策寫明。暗付蘇捐。蘇捐得書。密奏與妲己。妲己大喜。正宮不久可居。一日紂王在壽

蘇更

仙宮閑居無事。妲己啟奏曰。陛下顧戀妾身。旬月未登金殿。望陛下明日臨朝。不失文武仰望。王曰。美人所言真是難得。雖古之賢妃聖后。豈是過哉。明日臨朝。裁決機務。段不失賢妃美意。看官。此是費仲妲己之計。豈是好意。表過不題。次日天子設朝。但見左右奉御保駕。出壽仙宮。鸞輿過龍德殿。至分宮樓。紅燈簇簇。香氣氤氳。正行之間。分宮樓門角旁。一人身高丈四。頭帶扎巾。手執寶劍。行如虎狼。大喝一聲。言曰。昏君無道。荒淫酒色。吾奉主母之命。刺殺昏君。庶成湯天下。不失與他人。可保吾主爲君也。一劍劈來。兩

邊該多少保駕官。此人未近前時，已被眾官所護，繩纏索綁，拿近前來，跪在地下。紂王驚而且怒，駕至大殿，陞座。文武朝賀畢，百官不知其故。王曰：宣武成王黃飛虎，亞相比干，二臣隨出班拜伏。稱臣。紂王曰：二卿今日陞殿，異事非常。比干曰：有何異事？王曰：分宮樓有一刺客，執劍刺朕，不知何人所使。黃飛虎聽言大驚，忙問曰：昨日是那一員官宿殿內有一人，乃是封神榜上有名，官拜總兵，姓魯名雄，出班拜伏。是臣宿殿，並無奸細，此人莫非五隨百官混入分宮樓內，故有此異變。黃飛虎分付把刺客推來，眾官將刺客拖到滴水之前。天子傳旨，眾卿誰與朕勘問明白回旨。班中閃一人進禮稱臣。費仲不才，勘明回旨。看官費仲原非問官，此乃做成圈套，陷害姜皇后的，恐怕別人審出真情，故此費仲討去勘問。話說費仲拘出刺客，在午門外勘問，不用加刑，已是招成謀逆。費仲進大殿，見天子俯伏回旨。百官不知，原是設成計謀。靜聽回奏。王曰：勘明何說？費仲奏曰：臣不敢奏聞。王曰：卿既勘問明白，爲何不奏？費仲曰：赦臣罪，方可回旨。王曰：赦卿無罪。費仲奏刺客姓姜名環，乃東伯侯姜桓楚家將，奉中宮姜皇后懿旨，行刺陛下，意在侵

奸而且
焉

奪天位。與姜桓楚而為天子。幸宗社有靈。皇天后土庇佑。陛下洪福齊天。逆謀敗露。隨即就擒。請陛下下九卿文武。議貴議戚。定奪紂王聽奏。拍案大怒曰。姜后乃朕元配。徹敢無禮謀逆。不道。還有甚麼議貴議戚。况宮弊難除。禍潛內禁。肘腋難以隄防。速着西宮黃貴妃。勘問回旨。紂王怒發如雷。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諸大臣紛紛議論。難變假真。內有上大夫楊任。對武成王曰。姜皇后真靜淑德。慈祥仁愛。治內有法。據下官所論。其中定有委曲。不明之說。宮內定有私通。列位殿下。眾位大夫。不可退朝。且聽西宮黃娘娘

獨恨此時無一奇男子

消息。方存定論。百官俱在九間殿未散。話言奉御官承旨至中宮。姜皇后接旨。跪聽宣讀。奉御官宣讀曰。勅曰。皇后位正中宮。德配坤元。貴敵天子。不思日夜競惕。敬修厥德。母忝姆懿。克諧內助。乃敢肆行大逆。參養武士。姜環於分宮樓前行刺。幸天地有靈。大奸隨獲。發赴午門。勘問招稱。皇后與父姜桓楚。同謀不道。僥倖天位。彘倫有乖。三綱盡絕。着奉御官拿送西宮。好生打着勘明。從重擬罪。母得狗情。故縱。罪有攸歸。特勅。

姜皇后聽罷。放聲大哭道。冤哉。冤哉。是那一箇奸賊。

生事做害我。這箇不赦的罪名。可憐數載宮闈。克勤克儉。夙興夜寐。何敢輕為妄作。有忝姆訓。今皇上不察來歷。將我拿送西宮。存亡未保。姜后悲悲泣泣。淚下沾襟。奉御官同姜后來至西宮。黃貴妃將旨意。放在上首。尊其國法。姜皇后跪而言曰。我姜氏素秉忠良。皇天后土。可鑒我心。今不幸遭人陷害。望乞賢妃鑑我平日所為。替奴作主。雪此冤枉。黃妃曰。聖旨道你命姜環弒君獻國。構東伯侯。姜桓楚。篡成湯之天下。事干重大。逆禮亂倫。失夫妻之大義。絕元配之恩情。若論情真。當夷九族。姜后曰。賢妃在上。我姜氏乃

辯得甚
明只可
情對婦
久說了

姜桓楚之女。父鎮東魯。乃二百鎮諸侯之首。官居一品。位壓三公。身為國戚。女為中宮。又在四大諸侯之上。况我生子殷郊。已正東宮。聖上萬歲後。我子承嗣大位。身為太后。未聞父為天子。而能令女屢負太廟者也。我雖係女流。未必癡愚。至此。且天下諸侯不止只我父親一人。若天下齊與問罪之師。如何保得未久。望賢妃詳察。雪此奇冤。並無此事。懇乞回旨。轉達愚衷。此恩非淺。話言未了。聖旨來催。黃妃乘輦。至壽仙宮候旨。紂王宣黃妃進宮。朝賀畢。紂王曰。那賤人招了不曾。黃妃奏曰。奉旨嚴問姜后。並無半點之私。

實有真潔賢能之德。后乃元配侍君多年。蒙陛下恩寵。生殿下已正位東宮。陛下萬歲後。彼身為太后。有何不足。尚敢欺心。造此滅族之禍。况姜桓楚官居東伯位。至皇親。諸侯朝稱千歲。乃人臣之極品。乃敢使人行刺。必無是理。姜后痛傷于骨髓之中。啣冤于覆盆之上。即姜后至愚。未有父為天子。而女能為太后。甥能承祧者也。至若棄貴而投賤。遠上而近下。愚者不為。况姜后正位數年。素明禮教者哉。妾願陛下。察冤雪枉。無令元配受誣。有乖聖德。再乞看太子生母。憐而赦之。委身幸甚。姜后舉室幸甚。紂王聽罷。自思

可恨有
甚疑或
不決致
來諷未
之口

曰。黃妃之言。甚是明白。果無此事。必有委曲。正在遲疑。未決之際。只見妲己在旁。微微冷笑。紂王見妲己微笑。問曰。美人微笑。不言何也。妲己對曰。黃娘娘被姜后惑了。從來做事的人。好的自己播揚。惡的推與別人。况謀逆不道。重大事情。他如何輕意便認。且姜環是他父親所用之人。既供有主使。如何賴得過。且三宫后妃。何不攀扯別人。单指姜后。其中豈得無說。恐不加重刑。如何肯認。望陛下詳察。紂王曰。美人之言。有理。黃妃在旁言曰。蘇妲己毋得如此。皇后乃天子之元配。天下之國母。貴嫡至尊。雖自三皇治世。五

帝為君。縱有大過。止有貶謫。並無誅斬正宮之法。妲己曰。法者。乃為天下而立。天子代天宣化。亦不得以自私自便。况犯法無尊親貴賤。其罪一也。陛下可傳旨。如姜后不招。掩去他一目。眼乃心之苗。他惧掩目之苦。自然招認。便文武知之。此亦法之常。無甚苛求也。紂王曰。妲己之言。也是黃貴妃聽說。欲掩姜后目。心甚着忙。只得上輦回西宮。下輦見姜后。垂淚頓足曰。我的皇娘。妲己是你百世冤家。君前獻妬忌之言。如你不認。即掩你一目。你依我就認了罷。歷代君王。並無將正宮加害之理。莫非貶至不遊宮。便了。姜后

惡極

偷生苟免者親此想應并下

泣而言曰。賢妹言雖為我。但我生平頗知禮教。怎肯認此大逆之事。貽羞於父母。得罪於宗社。况妻刺其夫。有傷風化。敗壞綱常。令我父親作不忠不義之奸臣。我為辱門敗戶之賤輩。惡名千載。使後人言之切齒。又致太子不得安于儲位。所關甚巨。豈可草率冒認。莫說掩我一目。便授之于鼎鑊。萬剛千錘。這是生前作孽。今生報。豈可有乖大義。古云。粉骨碎身俱不懼。只留清白在人間。言未了。聖旨下。如姜后不認。即去一目。黃妃曰。快認了罷。姜后大哭曰。縱死豈有冒認之理。奉御官。百般逼迫。容留不得。將姜皇后掩去

一目血染衣襟昏絕于地黃妃忙教左右宮人扶救
急切未醒可憐有詩爲証詩曰

梳目飛灾禍不禁。

只因規諫語相侵。

早知因破終無救。

空向西宮血染襟。

黃貴妃見姜后遭此慘刑。泪流不止。奉御官將梳下
來。血滴滴一目。盛貯盤內。同黃妃上輦。來回紂王。黃
妃下輦。進官紂王。忙問曰。那賤人可曾招成。黃妃奏
曰。姜后併無此情。嚴究不過。受梳目屈刑。怎肯失了
大節。奉旨已取一目。黃妃將姜后一目。血淋淋的捧
將上來。紂王觀之。見姜后之睛。其心不忍。恩愛多年。

殘賊之
人爲之
獨夫

自悔無急。低頭不語。甚覺傷情。回首責妲己曰。方纔
輕信你一言。將姜后梳去一目。又不曾招成。咎將誰
委。這事俱係你輕率妄動。倘百官不服。奈何奈何。妲
己曰。姜后不招。百官自然有說。如何干休。况東伯侯
坐鎮一國。亦要爲女洗冤。此事必欲姜后招成。方免
百官萬姓之口。紂王沉吟不語。心下煎熬。似羝羊觸
籬。進退兩難。良久問妲己曰。爲今之計。何法處之。方
妥。妲己曰。事已到此。一不做。二不休。招成則安靜無
說。不招則議論風生。竟無寧宇。爲今之計。只有嚴刑
酷拷。不怕他不認。今傳旨。令貴妃用銅斗一隻。內放

炭火燒紅。如不肯招。炮烙姜后二手。十指連心痛。不可當。不愁他不成認。紂王曰。據黃妃所言。姜后全無此事。今又用此慘刑。屈勘中宮。恐百官他議。捩目已錯。豈可再乎。姐已曰。陛下差矣。事到如此。勢成騎虎。寧可屈勘姜后。陛下不可得罪。與天下諸侯。合朝文武。紂王出乎無奈。只得傳旨。如再不認。用炮烙二手。毋得狗情負譴。黃妃聽得此言。魂不負體。上輦回宮。來看姜后。可憐身倒塵埃。血染衣襟。情景慘不忍見。放聲大哭曰。我的賢德娘娘。你前生作何惡孽。得罪于天地。遭此橫刑。乃扶姜后而慰曰。賢后娘娘。你認了罷。昏君意呆心毒。聽信賤人之言。必欲致你死地。如你再不招。用銅斗炮烙你二手。如此慘惡。我何忍見。姜后血淚染面。大哭曰。我生前罪深孽重。一死何辭。只是你替我作個証盟。就死瞑目。言未了。只見奉御官。將銅斗燒紅。傳旨曰。如姜后不認。卽烙其二手。姜后心如鐵石。意似堅剛。豈肯認此。誣陷屈情。奉御官不由分說。將銅斗放在姜后兩手。只烙的筋段皮焦。骨枯人嗅。十指連心。可憐昏死在地。後人觀此。不勝傷感。有詩歎曰。

銅斗燒紅烈焰生。

宮人此際下無情。

慘甚惡

可憐一片忠貞意。化作宮流日夜鳴。

黃妃看見這等光景。兔死狐悲。心如刀絞。意似油煎。痛哭一場。上輦回旨。進宮見紂王。黃妃含淚奏曰。慘刑酷法。嚴審數番。並無行刺真情。只怕奸臣內外相通。做害中宮。事機有變。其禍不小。紂王聽言。大驚曰。此事皆美人教朕傳旨。勸問事既如此。奈何奈何。姐已跪而奏曰。陛下不必憂慮。刺客姜環現在。傳旨着威武大將軍。晁田。晁雷。押解姜環進西宮。二人對面執問。難道姜后還有推托。此回必定招認。紂王曰。此事甚善。傳旨宣押。刺客對審。黃妃回宮不題。話言晁田。晁雷。押刺客。姜環進西宮對詞。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

總批

從來奸臣賊子。定是殘忍刻薄。費仲遣謀。姐已起釁。紂王殘忍。若天生就一付肝腸。書曰。朋比作仇。良有以也。可憐姜后之賢。竟罹奇禍。所有黃妃一人。左右挽回。終不克免。予恨此時滿朝文武。獨無一男子。紂王可謂獨夫。

又批

紂書以狐狸托於姐。已原未見於正史。此係

作書者。婆心指點。大有深意。迨狐善媚而亦
慘毒。如婦人焉。狐之始以美色。妖惑少年。宣
淫恩愛。彼少者不知及至。髓竭精枯。罷弊郎
當。彼方棄而他適。何嘗有一點憐惜之意。與
婦人何以異。今看紙上之言。回視閨中之婦。然
乎。否也。如今舉世皆有狐狸。但不可爲他所
惑。可謂回頭是岸。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詩曰

美人禍國萬民災。

驅逐忠良若草萊。

擅寵誅妻夫道絕。

聽讒殺子國儲灰。

英雄棄主多亡去。

俊彥懷才盡隱埋。

可笑紂王孤注立。

紛紛兵甲起塵埃。

話言晁田晁雷押姜環至西宮跪下。黃妃口姜娘娘。
你的對頭來了。姜后屈刑凌陷。一目睜開。罵曰。你這
賊子。是何人買囑你。陷害我。你敢誣執我主謀。弒君。
皇天后土也不祐你。姜環曰。娘娘所使小人。小人怎

敢違旨。娘娘不必推辭。此情是實。黃妃大怒。姜環你這匹夫。你見姜娘娘。這等身受慘刑。無辜絕命。黃天后土。天必殺汝。不言黃妃勘問。且說東宮太子殷郊。二殿下殷洪。弟兄正在東宮。無事奕棋。只見執掌東宮太監楊容。來啟千歲。禍事不小。太子殷郊。此時年方十四歲。二殿下殷洪。年方十二歲。年紀幼小。尚貪嘻戲。竟不在意。楊容復稟曰。千歲不要奕棋了。今禍起宮幃。家亡國破。殿下忙問曰。有何大事。禍及宮闈。楊容含淚曰。啟千歲。太后娘娘。不知何人陷害。天子怒發西宮。拋去一目。炮烙二手。如今與刺客對詞。請

千歲速救娘娘。殷郊一聲大叫。同弟出東宮。竟至西宮。進得宮來。忙到殿前。太子一見母親。渾身血染。面手枯焦。嗅不可聞。不覺心酸肉顫。近前俯伏。姜皇后身上。跪而哭曰。娘娘爲何事。受此慘刑。母親你摠有大惡。正位中宮。何輕易加刑。姜后聞子之聲。睜開一目。母見其子。大叫一聲。我兒。你看我捱目烙手。形甚殺戮。這個姜環。做害我謀逆。姐已進獻讒言。殘我手目。你與爲母明冤。洗恨。也是我養你一場。言罷大叫一聲。苦死我也。嗚咽而絕。太子殷郊。見母氣死。又見姜環跪在一旁。殿下問黃妃曰。誰是姜環。黃妃指姜

沒那足
何爽快
漢子

環曰。跪的這個惡人。就是你母親對頭。殿下大怒。只見西宮門上掛一口寶劍。殿下取劍在手。好逆賊。你欺心行刺。敢做陷國母。把姜環一劍。砍為兩段。血濺滿地。太子大叫曰。我先殺姐已。以報母讎。提劍出宮。掉步如飛。晁田晁雷見殿下執劍前來。只說殺他。不知其故。轉身就跑。往壽仙宮去了。黃妃見殿下殺了姜環。持劍出宮。大驚曰。這冤家。不諳事體。叫殷洪快趕回。你哥哥來。說我有話說。殷洪從命出宮。趕叫曰。皇兄黃娘娘。叫你且回去。有話對你說。殷郊聽言。回來進宮。黃妃曰。殿下你忒暴躁。如今殺了姜環。人死無對。你待我也將銅斗烙他的手。或用嚴刑拷訊。自招成也。曉得誰人主謀。我好回音。你又提劍出宮。趕殺姐已。只怕晁田晁雷到壽仙宮。見那昏君。其禍不小。黃妃言罷。殷郊與殷洪追悔不及。晁田晁雷跑至宮門。慌忙傳進宮中。言二殿下持劍趕來。紂子聞奏大怒。好逆子。姜后謀逆行刺。尚未正法。這逆子敢持劍進宮弑父。總是逆種。不可留着。晁田晁雷取龍鳳劍。將二逆子首級取來。以正國法。晁田晁雷領劍出宮。已到西宮。時有西宮奉御官來報黃妃曰。天子命晁田晁雷捧劍來誅殿下。黃妃急至宮門。只見晁

雖然幽
弄必竟
是個快
座人豈
有子見
母死此
可還暇
商量

命晁田晁雷捧劍來誅殿下。黃妃急至宮門。只見晁

田兄弟二人捧天子龍鳳劍而來。黃妃問曰：你二人何故又至我西宮？晁田一見黃貴妃，晁田對曰：臣晁田奉皇上命，欲取二位殿下首級，以正殺父之罪。黃妃大喝一聲：這匹夫適纔太子趕你同出西宮，你爲何不往東宮去尋，却怎麼往我西宮來尋？我曉的你這匹夫倚天子旨意，遍遊內院，玩弄官妃，你這欺君罔上的匹夫，若不是天子劍旨，立斬你這匹夫驢頭。還不速退！晁田兄弟二人只嚇得魂喪魄消，喏喏而退，不敢仰視，竟往東宮而來。黃妃忙進宮中，急喚殷郊兄弟二人。黃妃泣曰：昏君殺子誅妻，我這西宮救不得你，你可往馨慶宮。楊貴妃那裡可避一二日，若有大臣諫救，方保無事。二位殿下雙雙跪下，口稱貴妃娘娘，此恩何日得報？只是母死尸骸暴露，望娘娘開天地之心，念母死冤枉，替他討得片板遮身。此恩天高地厚，莫敢有忘。黃妃曰：你作速去，此事俱在我。我回旨自有區處。二殿下出宮門，逕往馨慶宮來，只見楊妃身倚宮門，望姜皇后信息。二殿下向前哭拜在地。楊貴妃大驚，問曰：二位殿下，娘娘的事怎樣了？殷郊哭訴曰：父王聽信妲己之言，不知何人買囑姜環，架捏誣害，將母親撻去一目，炮烙二手，死于非命。

今又聽姐已讒言欲殺我兄弟二人望姨母救我二人性命楊妃聽罷淚流滿面嗚咽言曰殿下你快進宮來二位殿下進宮楊妃沉思晁田晁雷至東宮不見太子必往此處追尋待我把二人打發回去再作區處楊妃站立宮門只見晁田兄弟二人行如狼虎飛奔前來楊妃命傳官官與我拿了來人此乃深宮內闕外官焉敢至此法當夷族晁田聽罷向前口稱娘娘千歲臣乃晁田晁雷奉天子旨找尋二位殿下上有龍鳳劍在臣不敢行禮楊妃大喝曰殿下在東宮你怎往馨慶宮來若非天子之命拿問賊臣纔好

還不快退去晁田不敢回言只得退走兄弟計較這件事怎了晁雷曰三宮全無宮内生跡不知內庭路徑且回壽仙宮見天子回旨二人回去不表且言楊妃進宮二位殿下來見楊妃曰此間不是你弟兄所居之地眼目且多君昏臣暗殺子誅妻大變綱常仁倫盡滅二位殿下可往九間殿去合朝文武未散你去見皇伯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啟微子衍武成王黃飛虎就是你父親要難為你兄弟也有大臣保你二位殿下聽罷叩頭拜謝姨母指點活命之恩洒淚而別楊妃送二位殿下出宮楊妃坐于綉墩之上自思

有見識 當今人 處濁亂 之時何 當知道 自決敬 揚妃天 有白虎 殿停張

嘆曰。姜后元配。被奸臣做陷。遭此橫刑。何況偏官。今姐已恃寵。蠱惑昏君。倘有人傳說。二位殿下。自我官中放去。那時歸罪于我。也是如此行徑。我怎經得這般慘刑。况我侍奉昏君多年。併無一男半女。東宮太子。乃自己親生之子。父子天性。也不過如此。三綱已絕。不久必有禍亂。我以後必不能。有甚好結果。楊妃思想半日。悽惶自傷。掩了深宮。自縊而死。有官官報入壽仙宮中。紂王聞楊妃自縊。不知何故。傳旨用棺擲停於白虎殿。且說晁田晁雷來至壽仙宮。只見黃貴妃乘輦進宮。回旨紂王曰。姜后死了。黃妃奏曰。姜

已不如 多多矣

后臨絕。大叫數聲。道妾侍聖躬。十有六載。生二十位正東宮。自待罪宮。闈謹慎小心。夙夜匪懈。御下並無疾妬。不知何人妬我。買刺客姜環。坐我一個大逆不道罪名。受此慘刑。十指枯焦。筋酥骨碎。生子一似浮雲。恩愛付於流水。身死不如禽獸。這場冤枉。無門可雪。只傳與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萬望妾身轉達天聽。姜后言罷。氣絕尸臥西宮。望陛下念元配生太子之情。可賜棺槨。收停白虎殿。庶成其禮。使文武百官無議。亦不失主之德。紂王傳旨准行。黃妃回宮。只見晁田回旨。紂王問曰。太子何在。晁田等奏曰。東宮尋覓

不知殿下下落。王曰：莫非只在西宮。晁田對曰：不在西宮。連馨慶官也不在。紂王言曰：三宮不在。想在大殿。必須擒獲。以正國法。晁田領旨出宮來。不表。且言

有這樣一班沒

用的文武紂王

所以稱爲

二殿下往長朝殿來。兩班文武俱不曾散朝。只等官內信息。武成王黃飛虎聽得脚步愴惶之聲。望孔雀屏裡一看。見二位殿下。慌忙錯亂。戰戰兢兢。黃飛虎迎上前曰：殿下爲何這等慌張。殷郊看見武成王黃飛虎。大叫黃將軍。救我兄弟性命。道罷大哭。一把拉住黃飛虎袍服。頓足曰：父王聽信妲己之言。不分皂白。將我母親。掙去一目。銅斗燒紅烙去二平。死于西

宮。黃貴妃勘問。並無半點真情。我看見生身母親。遭此慘酷之刑。那姜環跪在前面對詞。那時思甚憔悴。不曾思忖。將姜環殺了我。復仗劍欲殺妲己。不意晁田奏准父王。父王賜我兄弟二人死。望列位皇伯。憐我母親受屈身亡。救我殷郊。庶不失成湯之一脉。言罷。二位殿下放聲痛哭。兩班文武齊含淚上前曰：國母受誣。我等如何坐視。可鳴鐘擊鼓。請天子上殿。聲明其事。庶幾罪人可得洗雪。皇后冤枉。言未了。只聽得殿西首一聲喊叫。似空中霹靂。大呼曰：天子失政。殺子誅妻。建造炮烙。阻塞忠良。恣行無道。大丈夫既

方相還
是個丈
夫

不能爲皇后洗冤。太子復讎。含淚悲啼。效兒女子之態。古云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今天子不道。三綱已絕。大義有乖。恐不能爲天下之主。我等亦耻爲之臣。我等不若反出朝歌。見捧新君去。此無道之主。保全社稷。衆人看時。却是鎮殿大將軍方必。方相兄弟二人。黃飛虎聽說。大喝一聲。你多大官。敢如此亂言。滿朝該多少大臣。豈到得你講。本當拿下。你這等亂臣賊子。還不退去。方必兄弟二人。低頭喏喏。不敢回言。黃飛虎見國政顛倒。宜現不祥。也知天意人心。俱有離亂之兆。心中沉鬱。不樂。咄咄無言。又見

黃飛虎
必竟腐

子比干箕子諸位殿下。滿朝文武。人人切齒。個個是呀。正無甚計策。只見一員官。身穿大紅袍。腰懸寶帶。上前對諸位殿下言曰。今日之變。正應終南山雲甲子之言。古云。君不正。則臣生奸佞。今天子屈斬太師。杜元銑。治炮烙。壞諫官梅栢。今日又有這異事。皇上青白不分。殺子誅妻。我想起來。那定計奸臣。行事賊子。他反在旁暗笑。可憐成湯社稷。一但丘墟。似我等不久。終被他人所擄。言者乃上大夫楊任。黃飛虎長嘆數聲。大夫之言是也。百官默默。二位殿下。悲哭不止。只見方必。方相。分開衆人。方弼夾往殷郊。方相夾

住殷洪。囑聲高叫曰。紂王無道。殺子而絕宗廟。誅妻有壞綱常。今日保二位殿下。往東魯借兵。除了昏君。再立成湯之嗣。我等及了。二人背負殿下。逕出朝歌。南門去了。大抵二人氣力甚大。彼時不知跌倒幾多官員。那裡當得住他。後人有詩爲証。詩曰。

方家兄弟反朝歌。

殿下今番脫網羅。

漫道美人能破舌。

天心已去柰伊何。

話說衆多文武。見反了方弼。方相大驚失色。獨黃飛虎若爲不知。亞相比干。近前曰。黃大人。方弼反了。大人爲何獨無一言。黃飛虎答曰。可惜文武之中。並無

一位似方弼二人的。方弼乃一夯漢。尚知不忍國母。負屈太子枉死。自知卑小。不敢諫言。故此輩負二位殿下去了。若聖旨追趕回來。殿下死無疑。忠良盡皆屠戮。此事明知有死無生。只是迫于一腔忠義。故造此罪孽。然情甚可矜。百官未及答。只聽後殿奔逐之聲。衆官正看。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寶劍到殿前。言曰。列位大人。二位殿下可曾往九間殿來。黃飛虎曰。二位殿下。方纔上殿。哭訴冤枉。國母屈勘。遭誅。又欲賜死太子。有鎮殿大將軍。方弼方相。聽見不忿。沉寃。把二位殿下背負。反出都城去。尚不遠。你旣奉天

子肯意速去拿回以正國法。晁田晁雷聽得是方弼兄弟反了。嚇的魂不負體。話說那方弼身長三丈六尺。方相身長三丈四尺。晁田兄弟怎敢惹他。一拳也經不起。晁田自思。此是黃飛虎。明明奈何我。我有道理。晁田曰。方弼既反。保二位殿下。出都城去了。未將進宮回旨。晁田來至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到九間殿。見文武未散。找尋二位殿下。不見。只聽百官道。二位殿下。見文武哭訴冤情。有鎮殿將軍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反出都城。投東魯借兵去了。請旨定奪。紂王大怒曰。方弼反了。你速趕去拿來。毋得踈虞。

紂法。晁田奏曰。方弼力大勇猛。臣焉能拿得來。要拿方弼兄弟。陛下速發手詔。着武成王黃飛虎。方可成功。殿下亦不致漏網。紂王曰。速行手勅。着黃飛虎速去拿來。晁田將這個担兒。卸與黃飛虎。晁田奉手勅至大殿。命武成王黃飛虎速擒反叛方弼方相。並取二位殿下首級回旨。黃飛虎咲曰。我曉的。這是晁田與我担兒挑。卽領劍勅。出午門。只見黃明周紀龍環。吳炎曰。小弟相隨。黃飛虎曰。不必你們去。自上五色神牛。摧開坐下獸。兩頭見日。走八百里。且言方弼方相背負二位殿下。一口氣跑了三十里。放下來。殿下

日二位將軍。此恩何日報得。方弼曰。臣不忍千歲遭此屈陷。故此心下不平。一時反了朝歌。如今計議前往何方投脫。正商議間。只見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飛奔趕來。方弼方相。着慌。忙對二位殿下曰。末將二人。一時鹵莽。不自三思。如今性命休矣。如何是好。殿下曰。將軍救我兄弟性命。無恩可酬。何出此言。方弼曰。黃將軍來拿我等。此去一定伏誅。殷郊急看黃飛虎。已趕到面前。二位殿下。軛道跪下曰。黃將軍。此來莫非捉獲我等。黃飛虎見二殿下。跪於道旁。滾下神牛。亦跪與地上。口稱臣該萬死。殿下請起。殷郊

曰。將軍此來有甚事。飛虎曰。奉命差遣。天子賜龍鳳劍前來。請二位殿下自決。臣方敢回旨意。非臣敢逼弑儲君。請殿下速行。殷郊聽罷。兄弟跪告曰。將軍盡知我母子啣冤負屈。母遭慘刑。沉魂莫白。再殺幼子。一門盡絕。乞將軍可憐啣冤孤兒。開天地仁慈之心。賜一線再生之路。倘得寸土可安。生則啣環死當結草。沒世不敢忘將軍之大德。黃飛虎跪而言曰。臣豈不知殿下冤枉。君命槩不由已。臣欲要放殿下。便得欺君賣國之罪。欲要不放殿下。其實身負沉冤。臣心何忍。彼此籌畫再三。沉思俱無計策。只見殷郊自思。

此處黃
飛虎不
濟事不
爽快

料不能脫此災也罷。將軍既奉君命，不敢違法。還有一言，望將軍不知可施此德。周旋一脈生路。黃飛虎曰：殿下有何事，但說不妨。郊曰：將軍可將我殷郊之首，找回都城回旨。可憐我幼弟殷洪，放他逃往別國。倘他日長成，或得借兵報怨，得泄我母之沉冤。我殷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望將軍可憐。殷洪上前急止之曰：黃將軍此事不可。皇兄乃東宮太子，我不過一郡王，况我又年幼，無有大施展。黃將軍可將我殷洪首級回旨。皇兄或往東魯，或去西岐，借一旅之師，倘可報母弟之讐。弟何惜此一死。殷郊上前一把抱住。

觀此何人不淚垂

兄弟殷洪，放聲大哭曰：我何忍幼弟遭此慘刑。二人痛哭，彼此不忍，你推我讓。那裡肯捨。方弼方相看見如此苦情，疼切。二人一聲叫：苦殺人也。泪如瓢傾。黃飛虎看見方弼有這等忠心，自是不忍見，甚是悽惶。乃含淚勸方弼不可啼哭。二位殿下不必傷心。此事惟有我五人共知。如有漏泄，我舉族不保。方弼過來，保殿下往東魯。見姜桓楚，方相你去。見南伯侯，鄂崇禹，就言我在中途。放殿下往東魯。傳與他，教他兩路調兵，請奸洗冤。我黃飛虎那時自有處治。方弼曰：我兄弟二人，今日早朝，不知有此異事。臨朝保駕，不曾

起初就該放他走只道此時纔如此飛虎甚是不濟不濟

帶有路費。如今欲分頭往東南二路去。這事怎了。飛虎曰。此事你我俱不曾打點。飛虎沉思半晌曰。可將我內懸寶玦。拿去前途。貨賣權作路費。上有金廂。價直百金。二位殿下。前途保重。方弼方相。你兄弟宜當用心。其功不小。臣回宮復命。飛虎上騎回朝歌。進城時。日色已暮。百官尚在午門。黃飛虎下騎。比干曰。黃將軍怎樣了。黃飛虎曰。追趕不上。只得回旨。百官大喜。且言黃飛虎進宮候旨。紂王問曰。逆子叛臣。可曾拿了。黃飛虎曰。臣奉手勅。追趕七十里。到三叉路口。問往來行人。俱言不曾見。臣恐有誤。回旨。只得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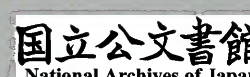
紂王曰。追襲不上。好了。逆子叛臣。卿且暫退。明日再議。黃飛虎謝恩出午門。與百官各歸府第。且說妲己見未曾拿住殷郊。復進言曰。陛下今日走脫了殷郊。殷洪。倘投了姜桓楚。只恐大兵不久卽至。其禍不小。况聞太師遠征。不在都城。不若速命殷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晝夜拿來。斬草除根。恐生後患。紂王聽說。美人此言。正合朕意。忙傳手詔。命殷破敗。雷開。點飛騎三千。速拿殿下。毋得遲悞。取罪。殷雷二將。領詔。要往黃飛虎府內來。領兵符。調選兵馬。黃飛虎坐在後廳。思想朝廷不正。將來民愁天怨。萬姓遑遑。四海分

崩。八方播亂。生民塗炭。日無寧宇。如何是好。正思想間。軍政司啟老爺。殷雷二將聽令。飛虎曰。令來。二將進後所行禮畢。飛虎問曰。方纔散朝。又有何事。二將啟曰。天子手詔。令末將領三千飛騎。星夜追趕殿下。捉方弼等。以正國法。特來請發兵符。飛虎暗想。此二將趕去。必定拿來。我把前面方便。付與流水。乃分付殷破敗雷開曰。今日晚了。人馬未齊。明日五更。領兵符速去。殷雷二將不敢違令。只得退去。這黃飛虎乃是元戎。殷雷二將乃是麾下。焉敢強辯。只得回去。不表。且言黃飛虎對周紀曰。殷破敗來領兵符。調三千

飛騎追趕殿下。你明日五更。把左哨。疾病衰老。不堪的。點三千與他去。周紀領命。次早五更。殷雷二將等發兵符。周紀下教場。令左哨點三千飛騎。發與殷雷二將領去。二將觀之。皆老弱不堪。疾病之卒。又不敢違令。只得領人馬。出南門而去。一聲砲响。摧動三軍。那老弱疾病之兵。如何行得快。急得二將沒柰何。隨軍征進。有詩為証。詩曰。

三千飛騎出朝歌。納減搖旗插鼓鑼。
隊伍不齊叫難走。行人拍手笑呵呵。

不言殷破敗雷開追趕殿下。且言方弼方相保二位



殿下。行了一二日。方與弟言曰。我和你保二位殿下。反出朝歌。囊夾空虛。路費毫無。如何是好。雖然黃老爺。賜有玉玦。你我如何好用。倘有人盤詰。反為不便。來此正是東南二地。你我指引二位殿下前往。我兄弟再投他處。方可兩全。方相曰。此言極是。方弼請一位殿下說曰。臣有一言。啟二位千歲。臣等乃一勇之夫。秉性愚鹵。昨見殿下。負此冤苦。一時性起。反了朝歌。併不曾想到。路途寫遠。盤費全無。今欲將黃將軍所留玉玦。貨賣使用。又此心盤詰出來。反為不便。况逃災避禍。須要隱秀。此三方是。適纔臣想一法。必須路

一人粗
中有細
到底去
得

各自潛行。方保萬全。望二位千歲詳察。非臣不能終始。殷郊曰。將軍之言極當。但我兄弟幼小。不知去路。奈何。方弼曰。這一條路往東魯。這一條路往南都。俱是大路。人烟湊集。可以長行。殷郊曰。既然如此。二位將軍。不知往何方去。何時再能重會也。方相曰。臣此去。不管那鎮諸侯處。暫日安身。俟殿下借兵進朝歌時。臣自來投拜麾下。以作前驅耳。四人各各洒淚而別。不表方弼方相。別殿下。投小路而去。且說殷郊對殷洪曰。兄弟。你投那一路去。殷洪曰。但憑哥哥。殷郊曰。我往東魯。你往南都。我見外翁。哭訴這場冤苦。舅

命必定調兵。我差官知會你。你或借數萬之師。齊伐朝歌。擒拿妲己。爲母親報讎。此事不可忘了。殷洪垂淚點頭。哥哥從此一別。不知何日再會。兄弟二人。放聲大哭。執手難分。有詩爲証。詩曰。

旅雁分飛實可傷。 兄南弟北若參商。

思親痛有千行淚。 失路愁添萬結腸。

橫笛幾聲催暮靄。 孤雲一片逐滄浪。

誰知國破人離散。 方信傾城亦女娘。

話言殷洪上路。泪不能乾。悽悽慘慘。愁懷萬縷。况殷下年紀幼小。身居宮闕。那曉的跋涉長途。行行且止。

後絆前思。腹內又饑。你想那殿下。深居宮中。思衣則綾錦。思食則珍饈。那裡會求乞與人。見一村舍人家。大小俱在那裡吃飯。殿下走到跟前。便教拿飯與孤家用。衆人看見殿下。身着紅衣。相貌非俗。忙起身曰。請坐有飯。忙取飯放在桌上。殷洪吃了。起身謝曰。承飯有擾。不知何時。達報你們鄉人曰。小哥那裡去。貴處上姓。殷洪曰。吾非別人。紂王之子。殷洪是也。如今往南都。見鄂崇禹。那些人聽是殿下。忙叩在地。口稱千歲。小民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殿下曰。此處可是往南都去的路。鄉民曰。這是大路。殿下離了村。

庄望前趨行。一日走不上二三十里。大抵殿下。乃深
宮嬌養。那裡會走路。此時來到前不巴村。後不着店。
無處可歇。心下着慌。又行二三里。只見松陰密襍。路
道分明。見一座古廟。殿下大喜。一逕奔至前面。見廟
門一扁。上書軒轅廟。殿下進廟。拜倒在地。言曰。軒轅
聖主。製度衣襟。禮樂冠冕。日中為市。乃上古之聖君
也。殷洪乃成湯三十一代之孫。紂王之子。今父王無
道。殺子誅妻。殷洪逃難。借聖帝廟宇。安宿一夜。明日
早行。望聖帝護祐。若得寸土安身。殷洪自當。重修殿
宇。再換金身。此時殿下。一路行來。身體困倦。聖座下

和衣睡倒。不表。且言殷郊望東魯大道。一路行來。日
色將暮。止走了四五十里。只見一府第。上書太師府。
殷郊曰。此處乃是宦門。可以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殿
下日裡邊有人否。問了一聲。見裡邊無人答應。殿下
只得又進一層門。只聽的裡面有人。長嘆作詩曰。

幾年得罪掌絲綸。一片丹心豈自湮。

輔弼有心知為國。堅持無地向私人。

孰知妖孽生宮室。致使黎民化鬼鄰。

可惜野臣心魏闕。乞靈無計叩楓宸。

話說殿下聽畢。裏面作詩。殷郊復問曰。裏面有人麼。

忠臣
士身雖
江湖心
在魏闕
結句有
憂國憂
民之心

裏面聽有人聲。問曰是誰。天色已晚。黑影之中看得不甚分明。殷郊曰。我是過路投親。天色晚了。借府上一宿。明日早行。那裏面老者問曰。你聲音好相朝。人。殷郊答曰。正是。老者問曰。你在鄉在城。殷郊曰。在城。你既在城。請進來問你一聲。殷郊向前一看。呀。原來是老丞相。商容見殷郊。下拜曰。殿下何事到此。老臣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商容又曰。殿下乃國之儲貳。豈有獨行至此。必國有不祥之兆。請殿下坐了。老臣聽說詳細。殷郊流淚。把紂王殺子誅妻事故細說一遍。商容頓足大叫曰。孰知昏君。這等暴橫。絕滅人倫。

二網盡失。我老臣雖是身在林泉。心懷魏闕。豈知平地風波。生此異事。娘娘竟遭慘死。二位殿下流離塗炭。百官爲何鉗口結舌。不犯顏極諫。致令朝政顛倒。殿下放心。待老臣同進朝歌。直諫天子。改弦易轍。以救禍亂。卽喚左右分付。整治酒席。款待殿下。候明日修本。不言殷郊。在商容府內。且說殷雷二將。領兵追趕二位殿下。雖有人馬三千。俱是老弱不堪的。一日止行三十里。不能遠走。來了三日。走上百里遠近。一日來到三叉路口。雷開曰。長兄。且把人馬安在此處。你領五十名精壯士卒。我領五十名精壯士卒。分頭

追趕。你往東魯。我往南都。殷破敗曰。此言甚善。不然。日同老弱之卒。行走不上二三十里。如何趕得上。終是慢事。雷開曰。如長兄先趕着回來。也在此等我。若是我先趕着回來。也在此等兄。殷破敗曰。說得有理。二人將些老弱軍卒。屯劄在此。另各領年壯士卒。五十名。分頭趕來。不知二位殿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紂王無道。殺妻誅子。固是戕忍。但恨當時文武眾官。不齊去解救。齊去極諫。成就紂惡。買

第盈然大臣者。能主持國是。輔大定傾天下事。

孰有大如國母儲貳者乎。其他亦無足論。獨

忠比干箕子微子諸賢。置之若罔聞乎。其然。豈

不其然乎。

又批

今人號方相為獸子。今觀其負氣忠義。做事

雷個儻。有多少慷慨激烈處。只分路一節。大有

風馳雨智識。如何有此插號。還是今人。不如古人。而

昧心反言之乎。亦是今人。勝如古人。而笑之

乎。請清夜自攔其心。

日同老和心。又言也。乎亦只今人。謝以古人。而多之。
是快事。嘗謂。收何。在。此。軒。燕。豈。只。今。人。不。收。古。人。而。
是我先。恩。黨。有。多。心。謝。謝。燕。豈。只。今。人。不。收。古。人。而。
二人將。今。入。謝。衣。此。為。禮。乎。今。曠。其。負。錄。忠。義。謝。專。
又。此。頭。趕。來。不。知。二。位。殿。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

其然乎

總批出干翼千幾千。請寶置之。苦國聞乎。其然豈。
縹緲大吹。國。世。謝。燕。豈。只。今。人。不。收。古。人。而。
盜。燕。大。日。齊。指。主。持。國。長。謝。大。家。則。天。不。事。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詩曰

忠臣直諫豈沾名。只欲君明國政清。
不願此身成箇是。忍教今日禍將盈。
報儲一念堅金石。誅佞孤忠貫玉京。
大志未酬先碎首。令人觀此淚如傾。

話說雷開領五十名軍卒往南都追趕。似電走雲飛。
風馳雨驟。趕至天晚。雷開傳令。你們飽食。連夜追趕。
料去不遠。軍士依言飽吃了戰飯。又趕。將及到二更。
時分。軍士因連日跋涉勞苦。人人俱在馬上困倦。顯

老天何
苦困英
雄偏在
這裡來

些兒閃下馬來。雷開暗想：夜裡追趕，只怕趕過了。倘或殿下在後，我反在前，空勞心力，不如歇宿一宵。明日精健好趕。叫左右往前邊看，可有村舍暫宿一宵。明日趕罷。衆軍卒因連日追趕辛苦，巴不得要歇息。兩邊將火把燈裘高舉，照得前面松陰密密，却是村庄。及至看時，乃是一座廟宇。軍卒前來稟曰：前邊有一古廟，老爺可以暫居半夜。明早好行。雷開曰：這箇却好。衆軍到了廟前，雷開下馬抬頭觀看，上懸字，乃是軒轅廟。裡邊並無廟主。軍卒用手推門，齊進廟來。火把一照，只見聖座下，一人鼾睡不醒。雷開向前看

時，却是殿下殷洪。雷開嘆曰：若往前行，却不錯過了。此也是天數。雷開叫曰：殿下。殿下。殷洪正在濃睡之間，猛然驚醒，只見燈裘火把，一簇人馬擁塞。殿下認的是雷開。殿下叫雷將軍。雷開曰：殿下。臣奉天子命，來請殿下回朝。百官俱有保本。殿下可以放心。殷洪曰：將軍不必再言，我以盡知。料不能逃此大難。我死也不懼。只是一路行來，甚是狼狽，難以行走，乞將軍把你的馬，與我騎一騎，你意下如何。雷開聽得忙荅曰：臣的馬，請殿下乘騎。臣願步隨。彼時殷洪離廟上馬，雷開步行，押後往三義路口而來，不表。且言殷破

敗望東魯大道趕來。行了一二日。趕到風雲鎮。又過十里。只見八字粉牆。金字牌扁。上書太師府。殷破敗勒住馬看時。原來是商丞相的府。殷破敗滾鞍下馬。逕進相府。來看商容。商容原是殷破敗座主。殷破敗是商容的門生。故此下馬謁見。商容却不知太子殷郊正在廳上吃飯。殷破敗忝于門生。不用通報。逕到廳前。見殿下同丞相用飯。殷破敗上廳曰。千歲老丞相。末將奉天子旨意。來請殿下回朝。商容曰。殷將軍你來的好。我想朝歌有四百文武。就無一真官直諫。天子文官鉗口。武不能言。愛爵貪名。尸位素餐。成何

世界。丞相正罵起氣來。那裡肯住。且說殿下駁郊。顛競競而如金帛。上前言曰。老丞相不必大怒。殷將軍既奉旨拿我。料此去必無生路。言罷淚如雨下。商容大呼曰。殿下放心。我老臣本尚未完。若見天子。自有說話。叫左右槽頭收拾馬疋。打點行裝。我親自面君便了。殷破敗見商容自往朝歌見駕。恐天子罪責。殷破敗曰。丞相聽啟。卑職奉旨來請殿下。可同殿下先回。在朝歌等候。丞相畧後一步。見門生先有天子。而後私情也。不識丞相可容納否。商容咲曰。殷將軍。我曉得你這句話。我要同行。你恐天子責你容情之罪。

奸臣巧
舌言不
由衷

三子真
是狠心
更不動
念

也罷。殿下你同殷將軍前去。老夫隨後便至。却說殷下難捨商容府第。行行且止。兩泪不乾。商容便叫殷破敗賢契。我响噹噹的殿下交與你。你莫望功高。有傷君臣大義。則罪不勝誅矣。破敗頓首曰。門下領命。豈敢妄為。殿下辭了商容。同殷破敗上馬。一路行來。殷郊在馬上暗想。我雖身死不辭。還有兄弟殷洪。尚有申冤報恨之時。行非一日。不覺來到三义路口。軍卒報雷開雷開到轅門來看時。只見殿下同殷破敗在馬上。雷開曰。恭喜千歲回來。殿下下馬進營。殷洪在帳上高坐。只見報說千歲來了。殷洪聞言。抬頭看

時果見殷郊。殷郊又見殷洪。心如刀絞。意似油煎。趕上前。一把扯住殷洪。放聲大哭曰。我兄弟二人。前生得何罪與天地。東南逃走。不能逃脫。竟遭網羅。兩人被擒。父母戴天之讎。化為烏有。頓足捶胸。傷心切骨。可憐我母死無辜。子亡無罪。正是二位殿下悲啼。只見三千士卒。聞者心酸。見者掩鼻。一將不得已。催動人馬。望朝歌而來。有詩為証。

詩曰

皇天何苦失推詳。兄弟逃灾離故鄉。
指望借兵申大恨。孰知中道遇豺狼。

思親漫有冲霄志。 誅佞空懷報怨方。

此日雙雙投陷窞。 行人一見淚千行。

話說殷雷二將獲得殿下。將至朝歌。安下營寨。二將進城回旨。暗喜成功。有探馬報到武成王。黃飛虎帥府來。說殷雷二將已捉獲得。二位殿下。進城回旨。黃飛虎聽報大怒。這匹夫你望成功。不顧成湯後嗣。我叫你千鍾未享。冷刀劍。功未褒封。血染衣。令黃明。周紀龍環。吳炎。你們與我傳請各位老千歲。與諸多文武。俱至午門會齊。四將領命去了。黃飛虎上了坐騎。逕至午門。方纔下騎。只見紛紛文武。往往官僚。聞捉

頁看這
些老兒
如何作
爲

獲了殿下。俱到午門。不一時。亞相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啟。微子衍。伯夷。叔齊。上大夫繆隔。趙啟。楊任。孫賓。方天爵。李燁。李燧。百官相見。黃飛虎曰。列位老殿下。諸位大夫。今日安危。俱在丞相。列位諫議定奪。吾乃武臣。又非言路。乞早爲之計。正議論間。只見軍卒簇擁二位殿下。來到午門。百官上前口稱千歲。殷郊。殷洪。垂淚大叫曰。列位皇伯。皇叔。並衆位大臣。可憐成湯三十二世之孫。一但身遭屠戮。我自正位東宮。並無失德。縱有過惡。不過貶謫。也不致身首異處。乞列位念社稷爲重。保救餘生。不勝幸甚。微子啟曰。殿下

不方。多官俱有本章保奏。料應無事。且言殷雷二將。進壽仙宮回旨。紂王曰。既拿了逆子。不須見朕。速斬首午門。正法。收尸埋葬回旨。殷破敗奏曰。臣未得行刑旨出。焉敢處決。紂王卽用御筆書行刑二字。付與殷雷二將。捧行刑旨意。速出午門來。黃飛虎一見。火從心上起。怒向胆邊生。站立午門正中。阻住二將。大叫曰。殷破敗。雷開。恭喜你擒太子有功。殺殿下有爵。只怕你官高必險。位重者身危。殷雷二將。還未及回言。只見一員官。乃上大夫趙啟。是也。走向前劈手一把。將殷破敗捧的行刑旨。扯得紛紛粉碎。礮聲大叫。

昏君無道匹夫助惡誰敢捧旨擅殺東宮太子誰

真初
子
天做事
不拖泥
帶水

敢執寶劍妄斬儲君。似今朝綱常大變。禮義全無。列位老殿下。諸位大臣。午門非議國事之所。齊到大殿。鳴其鐘鼓。請駕臨朝。俱要犯顏直諫。以定國本。殷雷二將見衆官激變。不復朝儀。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出。黃飛虎又命黃明周紀等四將。守住殿下。以防暗害。這八名奉御官。把二位殿下綁縛。只等行刑旨意。孰知衆官阻住。這且不言。且說衆官齊上大殿。鳴鐘擊鼓。請天子登殿。紂王在壽仙宮。聽見鐘鼓之聲。正欲傳問。只見奉御官奏曰。合朝文武。請陛下登殿。紂

王對妲己曰。此無別事。只爲逆子。百官欲來保奏。如何處治。妲己奏曰。陛下傳出旨意。今日斬了殿下。百官明日見朝。一面傳旨。一面催殷破敢回旨。奉御官旨意。下百官仰聽。玉音。

詔曰。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生。此萬古之大法。天子所不得輕重者也。今逆子殷郊。助惡殷洪。滅倫藐法。肆行不道。仗劍入宮。擅殺逆賊姜環。希圖無証。復持劍敢殺命官。欲行弑父。悖理逆常。子道盡滅。今擒獲午門。以正祖宗之法。卿等毋得助逆。祐惡。明聽朕言。如有國家政事。俟明日臨殿議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求得奇

奉御官讀詔已畢。百官無可奈何。紛紛議論不決。亦不敢散。不知行刑肯已出午門了。這且不表。單言上天垂象。定下興衰。一位殿下。乃封神榜上有名的。自是不該命絕。當有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一千五百年。神仙犯了殺戒。崑崙山。玉虛宮。掌闡道法。宣揚正教聖人。元始天尊。閉了講筵。不闡道德。一仙無事。閑樂三山。與遊五岳。脚踏雲光。往朝歌。逕過。忽被二位殿下。頂上兩道紅光。把二位大仙。足下雲光阻住。一仙乃撥開雲頭。觀看見

午門殺氣連綿。愁雲捲結。一仙早知其意。廣成子曰。道兄。成湯王氣將終。西岐聖王已出。你看那一簇衆生之內。綁縛二人。紅氣冲霄。命不該絕。況且俱是姜子牙帳下名將。你我道心無處不慈悲。何不救他。一救。你帶他一個。我帶他一個。回山。久後助姜子牙成功。東進五關。也是一舉兩得。赤精子曰。此言有理。不可遲悞。廣成子忙喚黃巾力士。與我把那二位殿下。抓回本山來聽用。黃巾力士領法音。駕起神風。只見播土揚塵。飛沙走石。地暗天昏。一聲响。如崩開華岳。折倒泰山。嚇得圍宿三軍。執刀士卒。監斬殷破敗。

夏奇

用衣掩面。抱頭鼠竄。及至風息無聲。二位殿下不知何往。踪跡全無。嚇得殷破敗。魂不負體。異事非常。午門外。衆軍一聲納喊。黃飛虎在大殿讀詔。纔商議紛紛。忽聽喊聲。比干正問何事。納喊。有周紀到大殿。報黃飛虎曰。方纔大風一陣。滿道異香。飛砂走石。對面不能見人。只一聲响。二位殿下不知刮往何處去了。異事非常。真是可怪。百官聞言。喜不自勝。嘆曰。天不亡啣冤之子。地不絕成湯之脉。百官俱有喜色。只見殷破敗。慌忙進宮。啟奏紂王。後人有詩感嘆此事。詩曰。

仙風一陣異香生。

播土揚塵蔽日明。

立士奉文施道術。

將軍失守枉持兵。

空勞鉄騎追風影。

漫有讒言害鶴鷄。

堪嘆廢興皆定數。

周家八百已生成。

話說殷破敗進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監斬正候行刑旨出忽被一陣狂風把二殿下刮將去了無踪無跡異事非常請旨定奪紂王聞言沉吟不語暗想曰奇哉怪哉心下猶豫未決且說丞相商容隨後趕進朝歌只聽得朝歌百姓俱言風刮去二位殿下商容甚是驚異來到午門只見人擠擁甲士紛紛

問得有
理諸臣
皆有責
焉

商容逕進午門過九龍橋時有比干看見商容前來百官俱上前迎接口稱丞相商容曰眾位老殿下列位大夫我商容有罪告歸林下未久孰想天子失政殺子誅妻荒淫無道可惜堂堂宰府烈烈三公既食朝廷之祿當為朝廷之事為何無一言諫止天子者何也黃飛虎曰丞相天子深居內宮不臨大殿有旨皆係傳奉諸臣不得面君真是君門萬里今日殷雷二將把殿下捉獲進都城回旨綁縛午門專候行刑旨意幸上大夫趙先生扯碎旨意百官鳴鐘擊鼓請天子臨殿面諫只見內宮傳旨俟斬了殿下明日看

百官奏章。內外不通。君臣阻隔。不得面奏。正無可奈何。却得天從人願。一陣狂風。把二位殿下。刮將去了。殷破敗纔進宮。回旨。尚未出來。老丞相畧等一等。俟他出來。便知端的。只見殷破敗走出大殿。看見商容。未及言說。商容向前曰。殿下被風刮去了。恭喜你的功高任重。不日列土分茅。殷破敗欠身打躬曰。丞相罪殺未將了。君命點差。非爲己私。丞相錯怪我了。商容對百官曰。老夫此來。面見天子。有死無生。今日必犯顏直諫。捨身報國。庶幾有目見先王。于在天之靈。叫執殿官。鳴鍾鼓。執殿官將鍾鼓齊鳴。奉御官奏樂請駕。紂王正在宮中。因風刮去殿下。鬱鬱不樂。又聞奏樂臨朝。鍾鼓不絕。紂王大怒。只得命駕登殿。昇于寶座。百官朝賀畢。天子曰。卿等有何奏章。商容在丹墀下。俯伏不言。紂王觀見。丹墀下俯伏一人。身穿縞素。又非大臣。王曰。俯伏何人。商容奏曰。致政首相待罪。商容朝見陛下。紂王見商容。驚問曰。卿旣歸林下。復往都城。不遵宣詔。擅進大殿。何自不知進退如此。商容肘膝。行至滴水簷前。泣而奏曰。臣昔居相位。未報國恩。近聞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無。聽讒逐正。紊亂紀綱。顛倒五常。污蟻彝倫。君道有虧。禍亂已伏。臣

商容此
舉差逾
人意

不避萬刃之誅。具疏投天。懇乞陛下。容真撥雲見日。
普天之下。瞻仰聖德。于無疆矣。商容將本献上。比于
接表。展于龍按。紂王觀之。

具疏。臣商容。奏為朝廷失政。三綱盡絕。倫紀全乖。
社稷顛危。禍亂已生。隱憂自出事。臣聞天子以道
治國。以德治民。克勤克戒。毋敢怠荒。夙夜祗懼。以
祀上帝。故宗廟社稷。乃得盤石之安。金湯之固。昔
日陛下。初嗣寶位。修仁行義。日遑寧處。罔敢倦勤。
禮諸侯。優恤大臣。憂民勞苦。惜民貨財。智服四
威。加遐邇。雨順風調。萬民樂業。真可軼堯駕舜。

乃聖乃神。不是過也。不意陛下。近時信任奸邪。不
修政道。荒亂朝政。大肆兇頑。近佞遠賢。沉湎冒色。
日事聲歌。聽讒臣。設謀而陷正宮。人道乖和。信妲
已。賜殺太子。而絕先王宗嗣。慈愛盡滅。忠諫遭其
炮烙。慘刑君臣大義已無。陛下三綱污蔑。人道俱
乖。罪符夏桀。有忝為君。自古無道仁君。未有過此
者。臣不避斧鉞之誅。獻逆耳之言。願陛下速賜妲
已。自盡于宮闈。申皇后太子屈死之冤。斬讒臣于
藁街。謝忠臣義士。慘刑酷死之苦。人民仰服。文武
懽心。朝綱整飭。宮內肅清。陛下坐享太平。安康萬

載。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臨啟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疏以聞。

紂王看完表章大怒。將本扯得粉碎。傳旨命當駕官。將這老匹夫。拿出午門。用金瓜擊死。兩邊當駕官。欲待上前商容。站立簷前。大呼曰。誰敢拿我。我乃三世之股肱。托孤之大臣。商容手指紂王。大罵曰。昏君你心迷酒色。荒亂國政。獨不思先王克勤克儉。聿修厥德。乃受天明命。今昏君不敬上天。棄厥先宗社。謂惡不足畏。謂敬不足為。異日身弑國亡。有辱先王。且皇后乃元配。天下國母。未聞有失德。昵比妲己。慘刑毒死。夫綱已失。殿下無辜。信讒殺戮。今飄刮無踪。父子倫絕。阻忠殺諫。炮烙良臣。君道全虧。眼見禍亂。將興災異。叠見不久。宗廟坵墟。社稷易主。可惜先王竭精揆髓。遺為子孫萬世之基金。湯錦繡之天下。被你這昏君。斷送了個乾乾靜靜的你。死于九泉之下。將何顏見你之先王哉。紂王拍案大罵。快拿匹夫擊頂。商容大喝左右。吾不惜死。乙帝先君。老臣今日有負社稷。不能匡救于君。實愧見先王耳。你這昏君。天下只在數載之間。一但失與他人。商容望後一閃。一頭撞倒龍盤石柱上面。可憐七十五歲老臣。今日盡忠。腦

罵得大快人心

罵得痛快

腦

漿噴出。血染衣襟。一世忠臣。半生孝子。今日之死。乃是前生造定的。後人有詩吊之。

詩曰

速馬朝歌見紂王。九間殿上盡忠良。

罵君不怕身軀碎。叱主何愁劍下亡。

炮烙豈辭心似鐵。忠言直諫意如鋼。

今朝撞死金塔下。留得聲名萬古香。

話說眾臣見商容撞死塔下。面面相覷。紂王猶怒聲不息。分付奉御官。將這老匹夫尸骸。拋去都城外。毋令掩埋。左右將商容尸骸。扛去城外。不題。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商容一疏。具見忠懇。一罵更暢人心。可謂不失大臣體段。但起初開紂王女媧宮進香。啟費仲誘天子揀選美女。致有紛紛禍亂。今日之死。庶幾可蓋前愆矣。所以為大臣者。要慎重其始。方保其終。不然。未有自身作者。不自身受者哉。

又批

趙啟扯旨。與方相叫反。俱是一起爽快人。做事直捷。不去轉灣抹角。若是這一班文武。不知有

多少尋思。幾番酌量。極致做來。又是東扯西曳。總是兒女情多。英雄氣少。予當取法斯人。

幾可蓋前。遂突。以爲大。臣皆要。則重其。故。式。

稽天子。斟。毀。美女。姪。亦。餘。餘。斷。隔。今日。夕。五。燕。

大。臣。豔。羽。卧。步。所。開。絲。王。女。敵。宮。並。香。過。費。中。

商。容。一。瓶。具。具。忠。懸。一。羅。更。對。入。心。何。情。不。夫。

不。懸。藉。付。奉。御。官。將。這。老。匹。夫。尸。骸。拋。去。都。城。外。掛。

咬。河。且。離。不。回。谷。穰。尸。骸。在。去。城。外。不。題。不。知。後。事。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詩曰

燕山此際瑞烟籠。雷起東南助曉風。

霹靂聲中驚蝶夢。電光影裏發塵朦。

三分有二開岐業。百子名全應鄘鄩。

卜世卜年龍虎將。興周滅紂建奇功。

話說衆官見商容撞死。紂王大怒。俱未及言語。只見大夫趙啟。見商容皓首。死於非命。又令拋尸。心下甚是不平。不覺豎目揚眉。忍納不住。大叫出班。臣趙啟。不敢有負先王。今日殿前以死報國。得與商丞相同。

必竟
是
爽快人
做得出
馬得痛
快

爽快

遊地下足矣。指紂王罵曰。無道昏君。絕首相。退忠良。諸侯失望。寵妲己。信讒佞。社稷摧頽。我且歷數昏君的積惡。皇后遭枉。醢死。自立妲己為正官。追殺太子的積惡。使無踪跡。國無根本。不久圯墟。昏君昏君。你不義。誅妻。不慈。殺子。不道。治國。不德。殺大臣。不明。近邪佞。不正。貪酒色。不智。立三綱。不耻。敗五常。昏君仁倫道德。字全無。枉為人君。空禪帝座。有辱成湯。死有餘愧。紂王大怒。切齒拍案。大罵匹夫。焉敢侮君。罵主。傳旨將這逆賊。速拿炮烙。趙啟曰。吾死不足惜。止留忠孝于人間。豈似你這昏君。斷送江山。污名萬載。紂王氣冲牛斗。兩邊將炮烙燒紅。把趙啟剥去官冕。將鐵索裹身。只烙的筋段皮焦。骨化烟飛。九間殿烟飛人臭。眾官員鉗口傷情。紂王看此慘刑。其心方遂。傳旨駕回。有詩為証。

詩曰

炮烙當庭設。火威乘勢熱。四肢未抱時。一胆先摧烈。須臾化骨筋。頃刻成膏血。要知紂山河。隨此烟燼滅。

九間殿。又炮烙大臣。百官胆顛魂飛。不表。且說紂王回宮。妲己接見紂王。携手相攬。並坐龍墀之上。王曰。

心若摧
烈決做
不得這
樣快人

生 慘惡天

今日商容撞死。趙啟炮烙。朕被這兩箇匹夫辱罵不堪。這樣慘刑。百官俱還不怕。畢竟還再想奇法。治此倔強之輩。妲已對曰。容妾再思。王曰。美人大位已定。朝內百官。也不敢諫阻。朕所慮東伯侯。姜桓楚。知他女兒慘死。領兵反叛。搆引諸侯。殺至朝歌。聞仲北海未回。如之奈何。妲已曰。妾乃女流。聞見有限。望陛下急召費仲商議。必有奇謀。可安天下。王曰。御妻之言有理。即傳旨。宣費仲。不一時。費仲至宮。拜見紂王曰。姜后已亡。朕恐姜桓楚聞知。領兵反亂。東方恐不得安寧。卿有何策。可定太平。費仲跪而奏曰。姜后已亡。

賊子添
惡用一
網打盡
之計

殿下。又失商容撞死。趙啟炮烙。文武各有怨言。只恐內傳音信。搆惹姜桓楚兵來。必生禍亂。陛下不若暗傳四道旨意。把四鎮大諸侯。誑進都城。梟首號令。斬草除根。那八百鎮諸侯。知四臣已故。如蛟龍失首。猛虎無牙。斷不敢猖獗。天下可保安寧。不知聖意如何。紂王聞言大悅。卿真乃蓋世奇才。果有安邦之策。不負蘇皇后之所薦。費仲退出官中。紂王暗發詔旨。四道。點四員使命官。往四處去。詔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不提。且說那一員官。逕往西岐前來。一路上風塵滾滾。芳草悽悽。穿州過府。旅店村庄。真是朝登

紫陌暮踏紅塵。不一日過了西岐山。七十里進了都城。使命觀看城內光景。民豐物阜。市井安閒。做買做賣。和容悅色。來往行人。謙讓尊卑。使命歎曰。聞道姬伯仁德。果然風景雍和。真是唐虞之世。使命至金庭館驛。下馬。次日西伯侯姬昌。設殿聚文武。講論治國安民之道。端門官報道。旨意下。姬伯帶領文武接天子旨。使命到殿。跪聽開讀。

詔曰。北海猖獗。大肆兇頑。生民塗炭。文武莫知所措。朕甚憂心。內無輔弼。外欠協同。特詔爾四大諸侯。至朝。共襄國政。戡定禍亂。詔書到日。爾西北侯姬昌。速赴都城。以慰朕綏懷。毋得羈遲。致朕佇望。俟功成之日。進爵加封。廣開茅土。謹欽來命。朕不食言。汝其欽哉。特詔。

姬昌拜詔畢。設筵款待天使。次日整備金銀表禮。賚送天使。姬昌曰。天使大人。只在朝歌會齊。姬昌收拾就行。使命官謝畢。姬昌去了。不題。且言姬昌坐端明殿。對上大夫散宜生曰。孤此去。內事托與大夫。外事托與南宮适。辛甲諸人。宣見伯夷考至。分付曰。昨日天使宣召。我起一易課。此去多凶少吉。縱不致損身。該有七年大難。你在西岐。須是守法。不可改於國政。

何政及
吳先此
獨

一循舊章。弟兄和睦。君臣相安。母得任一己之私。便
一身之好。凡有作為。惟老成是謀。西岐之民。無妻者。
給與金錢。而娶。貧而愆期未嫁者。給與金銀。而嫁。孤
寒無依者。當月給口糧。母使欠缺。待孤七載之後。災
滿自然榮歸。你切不可差人來接我。此是至囑。至囑
不可有忘。伯夷考聽父此言。跪而言曰。父王既有七
載之難。子當代往。父王不可親去。姬昌曰。我兒。君子
見難。豈不知迴避。但天數已定。斷不可逃。徒自多事。
你等專心守父囑。諸言。卽是大孝。何必乃爾。姬昌退
至後宮。來見母親。太姜行禮畢。太姜曰。我兒。爲母與

你。演先天數。你有七載災難。姬昌跪下。答曰。今日天
子詔至。孩兒隨演先天數。內有不祥。七載罪愆。不能
絕命。方纔內事。外事。俱托文武。國政以付子伯夷考。孩
兒特進宮來。辭別母親。明日欲往朝歌。太姜曰。我兒
此去。百事斟酌。不可造次。姬昌曰。謹如母訓。隨出內
宮。與元妃太姬作別。西伯侯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
十九子。長曰伯夷考。次子姬發。卽武王天子也。周有
三母。乃昌之母。太姜。昌之元妃。太姬。武王之元配。太
姬。故周有三母。俱是大賢聖母。姬昌次日。打點往朝
歌。匆匆行色。帶領從人。五十名。只見合朝文武。上大

夫散宜生大將軍南宮适。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辛甲。辛免。太顛。閔天。四賢。八俊。與世子伯夷。考。姬發。領衆軍民人等。至十里長亭餞別。擺九龍侍席。百官與世子把盞。姬昌曰。今與諸卿一別。七載之後。君臣又會矣。姬昌以手拍夷考曰。我兒。只你弟兄和睦。孤亦無慮。飲罷數杯。姬昌上馬。父子君臣。洒淚而別。西伯那一日。上路走七十餘里。過了岐山。一路行來。夜住曉行。也非一日。那一日。行至燕山。姬伯在馬上曰。叫左右看前面可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咫尺間。必有大雨來了。跟隨人正議論曰。青天朗朗。雲翳俱無。赤日流光。雨從何來。說話未了。只見雲霧齊生。姬昌打馬。叫速進茂林避雨。衆人方進得林來。且見好雨。

雲長東南霧起西北。霎時間。風狂生冷氣。須臾內。雨氣可侵人。初起時。微微細雨。次後來。密密層層。滋禾潤稼。花枝上斜掛玉玲瓏。壯地肥田。草稍尖亂滴珍珠滾。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練水。遍地草澆鴨頂綠。滿山石洗佛頭青。推塌錦江並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傾。

話說姬昌在茂林避雨。只見滂沱大雨。一似瓢潑盆

傾。下有半個時辰。姬伯分付衆人。仔細些。雷來了。跟隨衆人。大家說。老爺分付。雷來了。仔細些。話猶未了。一聲响亮。霹靂交加。震動山河大地。崩倒華岳高山。衆人大驚失色。都擠緊在一處。須臾雲散雨收。日色當空。衆人方出得林子來。姬昌在馬上。渾身雨濕。嘆曰。雷過生光。將星出現。左右的。與我把將星尋來。衆人冷笑不止。將星是誰。那裡去找尋。然而不敢違命。只得四下裡尋覓。衆人正尋之間。只聽得古墓旁邊。像一孩子。哭泣聲响。衆人向前一看。果是箇孩子。衆人曰。想此古墓。焉得有這孩兒。必然古怪。想是將星

古來異人出身亦奇

就將這嬰兒抱來。獻與千歲看何如。衆人果將這孩兒抱來。遞與姬伯。姬伯看見。好個孩子。面如桃蕊。眼有光華。姬昌大喜。想我該有百子。今止有九十九子。適纔之數。該得此兒。正成百子之兆。真是美事。命左右。將此兒。送往前村權養。待孤七載回來。帶往西岐。久後此子。福分不淺。姬昌縱馬前行。登山過嶺。趕過燕山。往前正走。不過一二十里。只見一道人。志姿清秀。相貌稀奇。道家風味異常。寬袍大袖。那道人。有飄然出世之表。向馬前打稽首曰。君侯。貧道稽首了。姬昌慌忙下馬。答禮言曰。不才姬昌。失禮了。請問道者。

此老又來尋事

爲何到此。那座名山甚麼洞府。今見不才。有何見諭。願聞其詳。那道人答曰。貧道是終南山玉柱洞煉氣士。雲中子是也。方纔雨過雷鳴。將星出現。貧道不辭千里而來。尋訪將星。今覩尊顏。貧道幸甚。姬昌聽罷。命左右抱過此兒。付與道人。道人接過看曰。將星你這時候纔出現。雲中子曰。賢侯。貧道今將此兒帶上終南。以爲徒弟。俟賢侯回日。奉與賢侯。不知賢侯意下如何。昌曰。道者帶去不妨。只是久後相會。以何名爲証。道人曰。雷過現身。後會時。以雷震爲名。便了。昌曰。不才領教。請了。雲中子抱雷震子。回終南而去。若

要相會。七年後。姬伯有難。雷震子下山重會。此是後話。表過不題。且說姬昌一路無詞。進五關。過渑池縣。度黃河。過孟津。進朝歌。來至金庭館驛。館驛中先到了。三路諸侯。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三位諸侯。在驛中飲酒。左右來報。姬伯侯到了。三位迎接。姜桓楚曰。姬賢伯爲何來遲。昌曰。因路遠。羈縻。故此來遲。得罪了。四位行禮。已畢。復添一席。傳杯斝飲。酒行數巡。姬昌問曰。三位賢伯。天子何事緊急。詔我四臣到此。我想有甚麼大事情。都城內有武成王黃飛虎。是天子棟樑。治國有方。亞相比干。能

調和鼎鼐。治民有法。有干何事。宣詔我等四人飲酒。半酣。只見南伯侯鄂崇禹。平時知道崇侯虎。會寅緣。鑽刺結黨。費仲尤渾。蠱惑聖聰。廣施土木。勞民傷財。那肯爲國爲民。只知賄賂于已。此時酒已後了。偶然想起從前事來。鄂崇禹乃曰。姜賢伯。姬賢伯。不才有一言奉啟崇賢伯。崇侯虎。咲容荅曰。賢伯有甚事見。教不才敢不領命。鄂崇禹曰。天下諸侯首領。是我等四人。聞賢伯過。惡多端。全無大臣體面。剝民利已。專與費仲尤渾。往來督功監造。摘星樓。聞得你三丁抽二。有錢者買閑在家。無錢者重役苦累。你受私愛財。苦

記一番
次善道
之法

殺萬民。自專殺法。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餓虎。朝歌城內。軍民人等。不敢正視。千門切齒。萬戶啣冤。賢伯常言道得好。禍猶惡作。福自德生。從此改過。切不可爲。就把崇侯虎。說得滿目烟生。口內火出。大叫道。鄂崇禹。你出言狂妄。我和你俱是一樣大臣。你爲何席前。這等凌虐我。你有何能。敢當面以誣言污蔑我。看官。崇侯虎倚費仲尤渾。內裡有人。欲酒席上。要與鄂崇禹相爭起來。只見姬昌。指侯虎曰。崇賢伯。鄂賢伯。勸你俱是好言。你怎這等橫暴。難道我等在此。你好毀打鄂賢伯。若鄂賢伯這番言語。也不過是愛公。

忠告之道。若有此事。痛加改過。若無此事。更自加勉。則鄂伯之言。句句良言。語語金石。今公不知自責。反怪直諫。非禮也。崇侯虎聽姬昌之言。不敢動手。不提防。被鄂崇禹一壺酒劈面打來。正打侯虎臉上。侯虎探身來抓鄂崇禹。又被姜桓楚架開。大喝曰。大臣厮打。體面何存。崇賢伯夜深了。你睡罷。侯虎忍氣吞聲。自去睡了。有詩曰。

館舍傳杯論短長。奸臣設計害忠良。

刀兵自此紛紛起。播亂朝歌萬姓殃。

且言三位諸侯。久不曾會。重整一席。三人共飲。將至

這小卒

二鼓時分。內中有一驛卒。見三位大臣飲酒。點頭嘆曰。千歲千歲。你們今夜傳盃。懼會飲。只怕明日鮮紅。染市曹。更深夜靜。人言甚是明白。姬昌明明聽見。這樣言語。便問甚麼人。說話。叫過來。左右侍酒人等。俱在兩傍。只得俱過來。齊齊跪倒。姬伯問曰。方纔誰言。今夜傳杯歡會飲。明日鮮紅染市曹。眾人荅曰。不曾說此言語。只見姜鄂二侯。也不曾聽見。姬伯曰。句句分明。怎言不曾說。叫家將進來。拿出去都斬了。驛卒聽得。誰肯將生替死。只得擠出這人。眾人齊叫千歲。爺。不干小人事。是姚福親口說出。姬伯聽罷。叫住了。

衆人起去喚姚福問曰。你爲何出此言語。實說有賞。假誑有罪。姚福道。是非只爲多開口。千歲爺在上。這一件事。是譏密事。小的是使命官。家下的人。因姜皇后屈死西宮。二殿下大風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傳詔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一槩斬首。今夜小人。不忍不覺說出此言。姜桓楚聽罷。忙問曰。姜娘娘爲何屈死西宮。姚福話已露了。收不住言語。只得從頭訴說。紂王無道。殺子誅妻。自立妲己爲正宮。細細訴說一遍。姜皇后乃桓楚之女。女死心下如何。不痛。身似刀碎。意是油煎。大叫一聲。跌倒在地。姬

昌命人扶起。桓楚痛哭曰。我兒。挽目炮烙雙手。自古及今。那有此事。姬伯勸曰。皇后受屈。殿下無踪。人死不能復生。今夜我等。各具奏章。明早見君。犯顏力諫。必分清白。以正人倫。桓楚哭而言曰。姜門不幸。怎敢動勞。列位賢伯。上言。我姜桓楚。獨自面君。辯明冤枉。姬昌曰。賢伯另是一本。我三人各具本章。姜桓楚兩淚千行。一夜修本不題。且說奸臣費仲。知道四大臣。在館驛住。奸臣費仲。暗進偏殿。見紂王。具言四路諸侯俱到了。紂王大喜。明日昇殿。四侯必有奏章。何言阻諫。臣啟陛下。明日但四侯上本。陛下不必看本。不

說賊用
心是密
說毒

分皂白。傳旨拿出午門梟首。此爲上策。王曰。卿言甚善。費仲辭王歸宅。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朝昇殿。聚積兩班文武。午門官啟駕。四鎮諸侯侯旨。王曰。宣來。只見四侯伯聽詔。即至殿前。東伯侯姜桓楚等。高擎牙笏。進禮稱臣。畢。姜桓楚將本章呈上。亞相比于接。本。紂王曰。姜桓楚。你知罪麼。桓楚奏曰。臣鎮東魯。肅嚴邊庭。奉法守公。目盡臣節。有何罪可知。陛下聽讒寵色。不念元配。痛加慘刑。誅子滅倫。自絕宗嗣。信妖妃陰謀。忌妬聽佞。臣炮烙忠良。臣既受先王重恩。今覩天顏。不避斧鉞。直言冒奏。實君負微臣。臣無負于君。望乞見憐。辯明冤枉。生者幸甚。死者幸甚。紂王大怒。罵曰。老逆賊。命女弑君。忍心篡位。罪惡如山。今反飾辭強辯。希圖漏網。命武士拏出午門。碎臨其尸。以正國法。金瓜武士將姜桓楚。剝去官冕。繩纏索綁。姜桓楚罵不絕口。不由分說。推出午門。只見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出班稱臣。陛下。臣等俱有本章。姜桓楚真心爲國。並無謀篡情由。望乞詳察。紂王安心要殺四鎮諸侯。將姬昌等本章。放于龍案之上。不知姬昌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奸讒禍人家國。無不戕忍刻薄。用心最毒。最險。
只將人一個家國。送得乾乾淨淨。身弑國亡。方
是了當。姐已陰險。費仲濟惡。其設謀。用一網打
盡之計。何其惡毒。不若一驛卒。反有不忍良心。
善惡原不以君子小人而分。

又批

天生一關氣運有用之人。其出身必異。古今皆
然。又不止雷震子一人。蓋雷震子生之於古墓
中。此所以為更異。

封神演義卷之二 終

